

唐宋元諸名公文集

卷三十四

韓忠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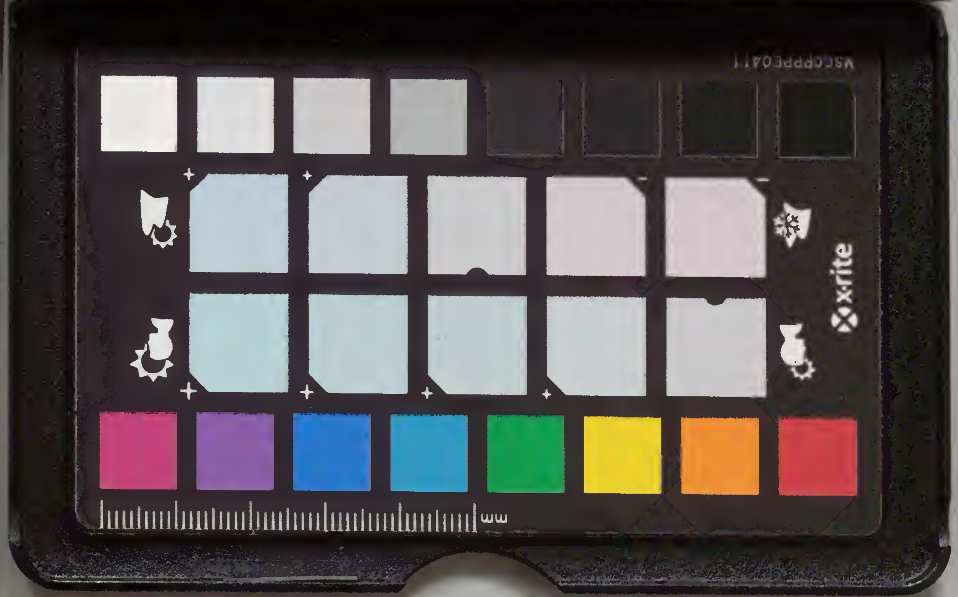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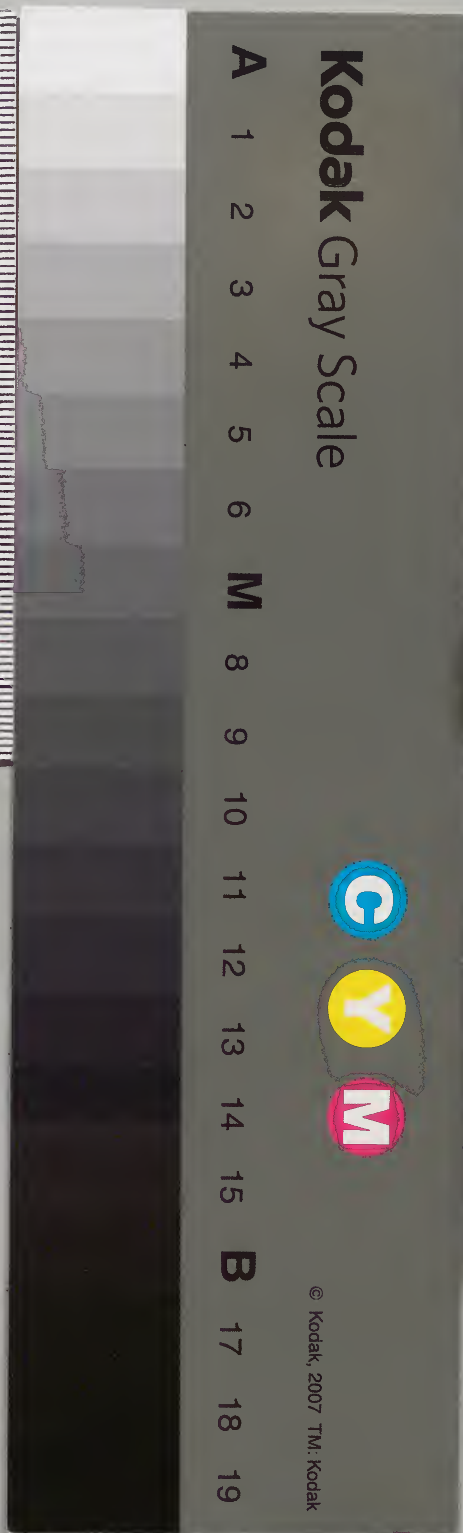
柏栴川集

漢書門類	
三	七
五	四
一	四
二	函
二	冊

內閣文庫	
三	七
五	四
一	四
二	函
二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754
冊數	24(4)
函號	360 57

卷三十四



永懷堂詩選

杜撰川集

杜補闕

淺草文庫

杜牧字牧之，估之孫也。第進士，復舉賢良。正沈傳師表為江
團練巡官，又為牛僧孺府掌書記。是時劉從諫守澤潞，何進滔據
魏博，頗驕蹇，不循法度。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置凶術復失山
東鉅封劇鎮，所以係天下輕重，不得承襲。輕授皆國家大事，嫌不
當位而言實有罪，故作罪言，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論累遷
左補闕，史館修撰，改膳部員外郎。宰相李德裕素奇其才，會昌中
黠戛斯破回鶻，回鶻種落潰入漠南，牧說德裕不如遂取之。德裕

善之會劉稹拒命詔諸鎮兵討之牧復移書於德裕若以忠武寧
兩軍益青州精甲五千宣潤弩手二千道絳而入不數月必覆賊
巢俄而澤潞平畧如牧策歷黃池睦三州刺史入爲司勳員外郎
常兼史職改吏部復乞爲湖州刺史踰年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遷
中書舍人牧剛直有奇節不爲龔闕小謹亦以疏直時無右援者
從兄綜更歷將相而牧困躓不自振煇怏怏不平卒年五十牧於
詩情致豪邁人號爲小杜以別杜甫云

杜樊川集序

裴迺翰

長安南下杜樊鄉鄜元長注水經賈樊川也迺翰外曾祖司徒岐公之
別墅在馬上五年冬仲舅自吳興守拜老幼中知制誥盡吳興俸錢
創治其墅出中書直丞召昵密往遊其地一旦談劇酒酣頤迺翰曰司
馬遷云自古富貴其名磨滅者不可勝紀我適稚走於此得官受俸再
治完具俄及老爲樊上翁既不自期富貴要有數百首文章異日爾我
序號樊川集如此則顧樊川一翁魚一草木無恨矣度千百年未隨此
磨滅矣明年遷中書舍人始少得恙盡摻文章閱千百紙焚鄭燕屬當
者十二三迺翰自撮髮讀書學文率承導誘伏念初仕入朝三直進

裴迺翰序

史筆比四出守其間逾二十年凡有撰制大手短章塗葉醉墨頌夥繼
屑雖遠僻阻不遠數千里茲獲寫示以是在延翰久歲蓄者甲乙藏目
比校然外十多七八得詩賦傳錄論辨碑誌序記書啓表制離為二十
編合四百五十首題曰樊川文集

杜樊川文集選目次

吳郡 葛 鼎朗調甫

葛 鼎端調甫

評輯

弟葛

錫

甫較訂

集序

裴延翰一首

賦

阿房宮賦

論

戰論 并序

守論 并序

原

原十六衛

書

上宣州高大夫書

上周相公書

上澤潞劉司徒書

與人論諫書

啓

上知己文謹啓

序

大常寺奉禮郎李賀歌詩集序

汪孫子序

送薛處士序

送盧秀才赴舉序

墓誌

唐故范陽盧秀才墓誌

雜著

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

罪言

燕將錄

杜樊川文集

阿房宮賦

杜牧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歷三下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
 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壑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
 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鬪角盤盤焉囷囷焉蜂房水渦蠹不知乎幾千
 萬落長橋卧波未雲何龍復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東西歌
 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
 齊妃嬪媵嫔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於秦朝歌夜弦為秦宮人明星
 耀燦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
 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輓轅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

杜樊川文集

阿房宮賦一

四

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
 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剽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有不能喻來
 其間○鼎鑄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邈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
 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錫銖○用之如泥
 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
 磷○多於在庖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
 之城郭○管弦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
 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嗚呼○使六國各愛
 其○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嗚乎○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
 秦○使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

也○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長後人

全以議論行文、可無勸百諷一之病、葛端調

戰論 并序

杜牧

兵非脆也，穀非彈也，而戰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故作戰論焉。

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為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儉風渾，淫巧不生，樸殺堅強，果於戰，耕名城，堅壘，畧畧，薛相貫，高山大河，盤互交鎖，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天下無河北，則不可。河北既虜，則精甲銳卒，利刀長弓，健馬無有也。卒然夷狄驚四邊，摩封疆，出表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是六郡之師嚴飾護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矣。六郡之師

杜牧集

戰論一

六

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為。則必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經數千里。赤地盡取。纔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嗚呼。膾炙徹於帝居。周秦單師。不能排闥。於是盡剗吳越荆楚之饒。以啖兵戎。是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使吾用度不周。徵徭不常。無以膏齊民。無以接四夷。禮樂刑政。不暇修治。品式條章。不能備具。是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為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閣大臣。偷處榮逸。為家治具。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馬利弱。而未嘗為之簡帖。慙餽天下。雖然盜發。則疾毆疾戰。此宿敗之師也。何為而不北乎。是不蒐練之道者。其敗一也。夫百人荷戈。仰命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

贏以虜壯為幸。以師老為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夫戰輒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曰官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奇外效。勤於戎矣。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夫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迴視刀鋸。菜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三也。夫大將將兵。柄不得專。恩臣詰責。第來揮之。至如堂然將陣。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為偃月。一則曰必為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佯。恍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天子急太平。嚴約以律。下常團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曰歲然後能取。此益五。

敗○不○去○也○長慶初盜據子孫悉來走命是內地無事天子寬禁厚恩與
人○休○息○未○幾○而○燕○趙○甚○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先○竄○且
不○暇○復○焉○能○加○威○於○反○虜○哉○今○者○誠○欲○調○持○干○戈○灑○掃○垢○污○以○為○萬○世
安○而○乃○踵○前○非○踵○前○非○是○不○可○為○也○古○之○政○有○不○善○士○傳○言○庶○人○謫○發
是○論○者○亦○且○將○書○於○諫○木○傳○於○士○大○夫○非○偶○言○而○已○
唐○自○府○兵○既○弛○藩○鎮○跋○扈○要○君○者○皆○是○羈○靡○奉○命○者○十○二○三○耳○此○論
若○當○時○振○起○行○之○未○必○不○可○反○危○為○安○不○徒○文○字○嚴○卓○可○垂○也○
調 葛瑞

守論 并序

杜牧

往○年○兩○河○盜○起○屠○囚○大○臣○劫○戮○二○千○后○國○家○不○議○誅○迺○東○兵○自○守○反○似
大○曆○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是○使○逆○輩○益○橫○終○唱○患○禍○故○作○守○論○焉
○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鉄○鉞○鈍○舍○引○混○貸○煦○育○逆○孽○殆○為○故○常○而
執○事○大○人○曾○不○歷○真○周○思○以○為○宿○謀○方○且○蒐○岸○抑○揚○自○以○為○廣○大○繁○昌
莫○已○善○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俟○蹇○頓○顛○傾○而○後○為○之○交○計○乎○且○天○下○幾
里○列○郡○幾○所○而○自○河○以○北○藩○城○數○百○金○堅○蔓○織○角○奔○為○寇○伺○吾○人○之○顛
頽○夫○時○之○不○利○則○將○與○朋○伍○羅○絡○郡○國○將○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耳○今
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而○乃○偷○處○恬○逸○第○第○相○付○以○為○後○世○子○孫○背○膏
疽○根○此○復○何○也○今○之○議○者○咸○曰○夫○倔○強○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為○衝○策○高

守論 一

位美爵克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怙其心則
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
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適以此為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
夫則朝廷待之貸以法故於是乎濶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削涖角為
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觀聘不
來几杖扶之逆息虜亂皇子嬪之裝綠彩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
益強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劃大盡而賊夫貪心未及
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略以飽其
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倡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頃軒囂
欲相效者進進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

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為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
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管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
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
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棹也今者不知此非而反用以
為經愚見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郡之術永戒之
哉

指畫禍亂本根皆必至之理文字嚴緊無矜張之氣 葛端調

原十六衛

杜牧

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總三十員屬官總一百二十八員署守
 分部夾峙禁省厥初歷今未始替削然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
 六衛乎本原事跡其實天下之大命也始自貞觀中既武遂文內以十
 六衛畜養武臣裴公鄂公之後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
 伍或有不幸方二三千里為寇土數十百萬人為寇兵蠻夷戎狄踐踏
 四作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外至如天下平一暴戢消削單車一符將命
 四弄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內當其居內也官為將軍綬有朱
 紫章有金銀千百騎總奉朝謁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
 賜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乙千二百人凡有四百七十萬人三時

杜牧文集

原十六衛一

十

稼○發○禎○和○未○一○時○治○武○騎○劍○兵○矢○禪○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
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為○師○帥○亦○不○可○使○為○亂○
耳○及○其○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
爵○賞○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飄○暴○交○梓○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為○師○帥○
亦○無○能○為○叛○也○自○貞○觀○至○於○開○元○末○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
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障○表○裏○聖○算○神○術○也○至○於○開○元○末○愚○儒○奏○章○
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強○矣○請○擣○四○夷○
詔○曰○可○於○是○府○兵○內○剗○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內○無○一○人○矣○起○
遠○走○蜀○繚○絡○萬○里○事○五○強○寇○雲南契丹吐蕃十餘年中亡百萬人尾大中
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熾○然○七○聖○肝○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繇○

比○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鈴○鍵○哉○然○為○國○者○不○能○無○也○居○外○
則○叛○韓燕七國近者居○內○則○篡○卓莽曹馬使○外○不○叛○內○不○篡○兵○不○離○伍○
無○自○焚○之○患○將○保○頸○領○無○烹○狗○之○論○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
乎○近○代○已○來○於○其○將○也○獎○復○為○甚○也○人○嘗○曰○廷○詔○命○將○矣○名○出○視○之○率○
市○兒○輩○益○多○賂○金○玉○負○倚○幽○陰○析○券○交○貸○所○能○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
殺○復○無○慷○慨○感○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強○傑○復○敦○者○則○撓○削○法○
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已○力○一○勢○便○固○不○為○寇○其○陰○泥○巧○狡○者○
亦○能○家○莫○口○斂○委○於○邪○倖○繇○鄉○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為○別○館○或○
一○夫○不○幸○而○壽○則○憂○割○生○人○畧○市○天○下○是○以○天○下○每○每○兵○亂○涌○溢○齊○人○
乾○耗○鄉○黨○風○俗○淫○窳○衰○薄○教○化○恩○澤○推○抑○不○下○召○來○災○殄○被○及○牛○馬○噉○

子○自○愚○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且○武○者○任○誅○如○天○時○有○秋○文○者○任○治○如○天○時○有○春○是○天○不○能○倒○春○秋○是○豪○傑○不○能○搃○文○武○是○輩○受○鉞○誅○暴○乎○曰○於○是○乎○在○某○人○行○教○乎○曰○於○是○乎○在○欲○禍○蠹○不○作○者○未○之○有○也○伏○惟○文○皇○帝○十○六○衛○之○旨○誰○復○而○原○其○實○天○下○之○大○命○也○故○作○原○十○六○衛○府○兵○之○法○為○有○唐○第○一○良○制○而○此○文○能○發○之○無○愧○憲○章○之○功○矣○
葛端

○○○上宣州高大夫書

杜牧

其頌首再拜自去歲前五年執事者上言云科第之選宜與寒士凡為子弟議不可進熟於上耳固於上心上持下執堅如金石為子弟考魚潛鼠道無入仕路其切惑之科第之設聖祖神宗所以選賢才也豈計子弟與寒士也古之急於士者取盜取讐取於夷狄豈計其所繇來况國家設取士之科而使子弟不得繇之若以科第之徒浮華輕薄不可任以為治則國家自房梁公已降有大功立大節率多科第人也若以子弟主於膏梁不知理道不可與美名不令得美仕則自堯已降聖人賢人率多子弟凡此數者進退取捨無所依據其所以憤懣而不曉也堯天子也禹公子也文王諸侯孫與子也武王文王子也周公文王

之子武王之弟也。夫子天子裔孫。宋公六代大夫。子也。春秋時列國有
其社稷各數百年。其良臣多出公族及卿大夫。子孫也。魯之季友季文
子叔孫穆子。孫昭子孟獻子皆出於三相也。臧文仲武仲出於公子
區柳下惠出於公子無駭。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
之良臣多出於戴栢武莊之族也。舉其尤者華元子罕向戌是也。衛之
良臣亦公族及卿大夫之裔也。舉其尤者公子荆公孫發公子朝皆公
族也。子鮮公子也。史狗史魚甯武子卿大夫之裔也。齊之晏嬰晏桓子
子也。曹之子臧公子也。吳之季札王子也。鄭之良臣皆公孫公族也。舉
其尤者子封子良子罕子展子皮子產子張子太亦是也。楚之良臣子
囊子西子期皆王子也。子康王孫也。其卿大夫之裔關氏生令尹子文

後有闕辛闕巢闕懷。昭王返國。為氏孫為賈孫叔敖。遂啟疆。遂子憑。遂
後。遠。羅。屈。氏。生。屈。蕩。屈。到。屈。建。木。子。六。國。時。有。昭。奚。恤。公。族。也。屈。原。諸。屈
後也。皆其祖先。於武王文王時。基楚國為霸者。用其子孫。其社稷垂九
百餘年。至於晉國。最為疆。其賢臣尤多有。趙氏魏氏韓氏孤氏中行氏
范氏荀氏羊舌氏欒氏郤氏祁氏。其先皆武公。獻公文公勤勞臣也。用
其子弟。召諸侯而盟之者。近三百年。在六國。齊之孟嘗。趙之平原。魏之
信陵。皆王子王孫也。齊復有司馬穰苴。亦王族也。其在漢魏已下。至於
國朝。公族之子弟。卿大夫之曹裔。書於史氏。為偉人者。不可勝數。不可
彈論。聖賢才能。於子弟中。復何如也。言科第浮華。輕薄。不可任用。則國
朝房梁公玄齡進士也。相太宗。凡二十一年。為唐宗臣。比之伊呂。周召

上卷川文集

王宣州高大夫書二

十三

者。郝公處俊亦進士也。為宰相時。高宗欲遜位與武后。處俊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有。但可傳之子孫。不可私以與后。高宗因止。來濟上官儀李玄義皆進士也。後為宰相。濟助長孫太尉褚河南。儀推武后。者後突厥入塞。免胄戰死。儀草廢武后。詔玄義助。處俊言不可。以位與武后。妻侍中師德。亦進士也。吐蕃疆威為監察御史。以紅林額應猛士。詔躬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八百萬石。二十四年。西征。兵不乏。食。薦狄公為相。取中宗於房陵。立為太子。漢陽王張公東之。亦進士也。年八十為相。歐致四王。手提社稷。上還中宗。郭代公元振。亦進士也。鎮涼州。僅十五年。北卻突厥。西走吐蕃。制地一萬里。握兵三十萬。武士惕息。不敢移唐社稷。魏公知古。亦進士也。為宰相。廢太平公主。謀以佐玄

宗及卒也。宋開府哭之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兼而有者。其魏公乎。姚梁公元崇。登第。下筆成章。舉首佐玄宗。起中興業。凡三十年。天下幾無一人之獄。宋開府璟亦進士也。與姚唱和。致開元太平者。劉幽求。登制策科。與玄宗後步。誅韋氏。立睿宗者。蘇氏父子皆進士也。大許公為相於武后朝。酷吏中不失其正。於中宗朝。誅反賊鄭普思。於韋后黨中。小許公佐玄宗朝。蹄為蘇宋。張燕公說登制策科。排張易之。兄弟。賢睿宗。請玄宗監國。竟誅太平公主。招置文學士。開內學館。玄宗好書。尚古。封中泰山。祀后土。因燕公也。張曲江九齡亦進士也。排李林甫。牛儼。客罵張守珪。不斬。安祿山。謫老南服。年未七十。張巡亦進士也。凡三入判等。以兵九千守睢陽城。凡周歲。拒賊十三萬兵。出天寶使賊不

能東進尺寸以全江淮。元和中宰相河東司後兼中書令裴公皆進士也。裴公仍再得宏辭制策科。當貞元時河北背叛齊蔡亦叛。階此蜀之叛吳亦叛。他未叛者皆高下其目。熟視朝廷希嚮強弱而施其所為。空始相憲宗廢權倖之機牙。令不得張收歛百職。魁於有司。命節度使出於朝廷。不繇兵士。始自撫州除袁相為滑州滑州凡三月無帥三軍使大將軍。拔取沉滯各還其官。開州取唐舍人為職方郎中知制誥。饒為節度使。拔取沉滯各還其官。州取李趙公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在貞元中皆十餘年遷逐。其它然後西取蜀東取吳。天下仰首始見白日。裴公撫安魏博。使田氏盡歸六州。元和中翦蔡劇賊於洛陽。脇下招來常山賁其二子。以累其心。取十三城。使不得與齊交手為寇。因誅師道。河南盡平。當是時天下幾至於太平。凡此十九公皆國家與之存亡安危。

治亂者也。不知科第之選復何如也。起言科第之設。祖宗所以選賢才。故以非意。收之議論。至於智效一官。忠立一節。德行文學。不可悉數。董生云春秋之義變古則識之。傳說命高宗曰。監於先王成憲其以永無愆。故殷道復興。鴻雁美周宣王能復先王之道。西漢魏相佐漢宣帝為中興。但能奉行漢家故事。姚宋佐玄宗亦以務舉貞觀之法。制耳。自古及今未有背本棄古而能致治者。昨獲覽三郎秀才新文。凡十篇。數日在手。讀之不倦。其旨意所尚。皆本仁義而歸忠信。加以辭彩道茂。皎無塵土。况有誠明長厚之譽。於千人中。僕使前五六年得進士第。今可以出入諫官御史。助明天子為治矣。古人云三月不仕則相弔。安有凡五六年來選取進士。施設網罟如防盜賊。言子弟者噓啞柳鬱思一解布衣。與下士齒。厥路無絲於古未前聞也。某因覽三郎文。

革不覺發憤略言大槩干觸尊重無任惶懼其再拜

唐世選人無制請託公行此言使子弟緊不得與科第亦是矯枉但太過耳此書反復二千餘言指陳今昔議絕正大其文變化錯綜莫可方物真化氣勢為神妙者日讀數過筆致當不窮矣
葛端調

上○周○相○公○書

杜牧

其再拜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兵而能止暴亂者才有暴亂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國家者自生人已來可以屈指而數也今兵之下者莫若刺伐之法詩大雅維清奏象舞之篇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迄用有成維周之禎象者象武王伐紂刺伐之法此乃文王受命受殷王傳七年五伐留戰陣刺伐之法遺之武王武王用以伐紂而有天下致之清平為周家之禎祥周公居攝祀文武於清廟作此詩以歌舞文武之德其次兵之尤者莫若鈞援衝辟今之一卒之長不肯親自為之詩大雅周公皇矣美周之詩曰以爾鈞援以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此實文王伐崇墉傳於其城以臨車衝鈞援其

城○文○王○親○自○為○之○夫○文○王○何○人○也○周○公○詩○之○夫○子○刪○而○取○之○列○於○大○雅○
 以○美○武○王○之○功○德○手○弦○而○口○歌○之○不○知○後○代○之○人○何○如○此○三○聖○人○安○有○
 謀○人○之○國○有○暴○亂○橫○起○戎○狄○乘○其○邊○坐○於○廟○堂○之○上○曰○我○儒○者○也○不○能○
 知○兵○不○知○儒○者○竟○不○可○知○兵○乎○竟○可○知○兵○乎○長○慶○兵○起○自○始○至○終○廟○堂○
 之○上○指○蹤○跡○其○人○不○可○一○二○悉○數○高○宗○朝○薛○仁○貴○攻○吐○蕃○大○敗○於○大○非○
 川○仁○賢○曰○今○年○歲○在○庚○午○不○當○有○事○於○西○方○此○乃○鍾○鄧○伐○蜀○身○誅○不○返○
 非○者○誅○討○党○羌○微○關○東○兵○用○於○西○方○是○不○知○天○道○也○邊○地○無○積○粟○師○無○
 見○糧○不○先○屯○田○隨○日○隨○餉○是○不○知○地○利○也○兩○漢○伐○虜○騎○兵○取○於○山○東○所○
 謂○冀○之○北○土○馬○之○所○生○馬○良○而○多○人○習○騎○戰○非○山○東○兵○不○能○伐○虜○非○者○
 以○步○騎○百○不○當○一○是○不○知○人○事○也○天○時○地○利○人○事○此○三○者○皆○不○先○計○畫○

短○長○得○失○故○困○竭○天○下○不○能○滅○撲○檄○之○虜○此○乃○不○學○之○過○也○不○教○人○戰○
 是○謂○棄○之○則○謀○人○之○國○不○能○料○敵○不○曰○棄○國○可○乎○其○所○注○孫○武○十○三○篇○
 雖○不○能○上○窮○天○時○下○拯○人○事○然○上○至○周○秦○下○至○長○慶○寶○曆○之○兵○形○皆○虛○
 實○隨○句○解○折○離○為○三○編○輒○敢○獻○上○以○偷○閱○覽○少○希○鑑○悉○苦○心○即○為○至○幸○
 伏○增○惶○惕○之○至○其○頓○首○再○拜○
 方○今○注○意○儒○將○替○撫○之○任○皆○非○武○人○崛起○而○得○之○讀○此○可○以○自○興○矣○
 ○此篇氣格似昌黎 葛端調

古今至意... 其魁首再拜

曹胡... 不避入事... 至周秦下

早... 不給... 不學... 不...

○○○上澤潞劉司徒書

杜牧

今日輕重望於幾人... 能讓焉昔者齊盜坐父兄之舊... 里料甲一百縣獨據一面... 孫血絕而已此雖使鐵偶人為六軍... 耗燕蟠趙伏用齊下我當此之時... 勝則關東之國孰知其變化也... 矣疆土籍口探出僭物重寶仰闕... 一日四海廓廓然無事矣伏惟... 為尚書守潞為僕射乃作司空乃作司徒... 爰開丞相府平童天下越錄

上澤

上澤潞劉司徒書一

躐等驟得富貴古今之人亦以為將軍止此而已矣將軍德於國家甚
 信大國家復之於將軍雅亦無與為大矣今者上黨足馬足甲馬極良
 甲極精後負燕前觸魏側肘趙彼三虜屠囚天子耆老劫良民使叛銜
 犀交頸各蟠千里不貢不覲私瞻妻子王者在上此輩何也今者上黨
 馳其精良不三四日與魏決於漳水西不五六日與趙合於泚水東營
 太原排飛狐緩不二十日與燕遇於易水南此天下之郡國足以事區
 區於忠烈無如上黨者明智武健忠寬信義知機便多美畫攻必巧戰
 表負能使萬人樂死赴敵足區區於忠烈天下之人無如將軍者
 將號祿位富貴休顯宜驅三族上校恩澤空出萬死以副倚注天下之
 人亦無如將軍者是將軍負天下三無如之望也始者將軍賴齊然後
 待祿仕入臥内等子弟一身聯齊累世之逆卒境上爭首其恩甚厚其
 勢甚不便將軍以為大仁可殺身大忠不顧細謹終探懷而取之今者
 將軍負三無如之望上戴天子四海之大以為緩急所宜日夜具申喧
 請今默而處者四五歲矣負天下之三無如者宜如是耶不宜如是耶
 是以天下之小人以為將軍始者三齊見利而動今者安潞見義而止
 若是則天下利無窮義有限走無窮背有限則安可識之哉其有識者
 則曰不然夫桓文之霸也先修刑政然後事事近者山東士人來者咸
 道上黨之政軍士兵吏士詳男子畝婦人桑老者養孤者死上一切
 固有紀事暨乎政庭則將軍不知尊布衣不知卑諸侯之驕久矣是以
 高才之人不忍及門仁政不施久矣是以暴亂不止若此者將軍是符
 轉析古妙不敢多

仁政來高才苟行仁政來高才若非止暴亂尊九廟峻中興復何汲
 如是耶○國許混○之在漢伯通在晉牢之二人功力不寡一旦誅死○冷○語○甚○危○人豈寃之符秦
 相猛將終戒視後禰大唐太尉房公忍死表止伐遼此二賢當時德業
 不左諸人尚死而不已蓋以輔君活人為事非在矜伐邀引為心也伏
 惟將軍思伯通牢之所以不終仰相猛房公之所以垂休則天下之人
 口祝將軍之福壽目觀將軍盛德之形容手足必不敢加不肖於將軍
 之草木此乃上下萬世烈丈夫口念心禱而求者今將軍能有之豈可
 容易而棄哉大唐二百年自外叛者三十餘種大者三得其二小者亦
 包裹千里燕趙魏潞齊蔡吳蜀同歡共悲手足相急陣刺死帳下死圍
 悉死伏劍死斬死絞死大者三歲小者一月已至於盡死曰忠曰義則

有父子同壇兄弟繼踵論罪則曰有其功論功則曰捨其罪伏惟十一
 聖之仁一何汪汪馬天之拔惡滅逆復何切切焉此乃盡將軍所議復
 何云云小人無位而謀當死罪其恐再拜
 立意矜卓侶薄昭與淮南王書○葛端調

亦父子同遊

與人論諫書

杜牧

其疎恣急情不識機括獨好讀書讀之多矣每見君臣治亂之閒興亡
 諫諍之道遐想其人紙筆和墨別冀人君一悟而至於治平不悟則烹
 身滅族唯此二者不思中道自秦漢已來凡千百輩不可悉數然怒諫
 而激亂生禍者累累皆是納諫而悔過行道者不能百一何者皆以辭
 語迂險指射醜惡致使然也夫迂險之言近於誕妄指射醜惡足以激
 怒夫以誕妄之說激怒之辭以卑凌尊以下干上是以諫殺入者殺人
 愈多諫敗獵者敗獵愈甚諫治宮室者宮室愈崇諫任小人者小人愈
 寵觀其旨意且欲與諫者一鬪是非一決怒氣耳不論其他是以每於
 本事之上尤增飾之今有兩人道未相信甲謂乙曰汝好食某物慎勿

食果更食之必死。乙必曰：我食之久矣，汝為我死，必倍食之。甲若謂乙曰：汝好食某物，第一少食，苟多食必生病。乙必因而謝之，減食。何者？迂險之言則必反之，循常之說則必信之。此乃常人之情，世多然也。是以因諫而生亂者，累累皆是也。漢成帝欲御樓船過渭水，御史大夫薛廣德諫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廟矣。上不說，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舩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近者天寶中，敬宗皇帝欲幸驪山，時諫者至多，上意不決，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為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玄宗皇帝宮驪山而祿山亂，先皇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帝曰：驪山若此，之函耶？我宜一注以驗彼言。後數

日自驪山迴，語親倖曰：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漢文帝亦謂張繹之曰：卑之無甚高論，令可行也。今人平居無事，友朋骨肉切磋規誨之間，尚宜引曲釋壘，壘釋使其樂去其不善而樂行其善，况於君臣尊卑之間，欲因激切之言而望道行事治者乎？故禮稱五諫而直諫為下，前數月見報上拔閣下諫，孫錫以幣帛僻在且遠，莫知其故，近於遊吝處一睹閣下諫草，明白辨婉，出入有據，吾君聖明，宜為動心，數日在手，味之不足，且忤且喜，且慰。三者交并，不能自止。吾君聞諫，既且行之，仍復寵錫誘能諫者，斯乃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聞於遠地，宜為吾君忤也。閣下以忠孝文章立於朝廷，勇於諫而且深於其道，果能輔吾君而先世德，其承閣下之厚愛，異於異時資閣下之知，以進尺寸，能不為閣下

之喜復自喜也。吾君今日披一疏而行之，明日聞一言而用之，賢才忠良之士，森列朝廷，是以奮起志慮，各盡所懷，則文祖武宗之業，窮天盡地，日出月入，皆可埽灑，以復厥初。其縱不得效用，但於一官一局，筐篋簿書之間，活妻子而老身命焉，作為歌詩，稱道仁聖天子之所為治，則為有餘，能不自慰，故獲閣下之一疏，忭喜慰二者交并，真不虛也。安如此也，無因面讚其事，書紙言誠，不覺繁多，某再拜。
明允諫論亦是此意，文之體勢，亦似脫胎於樊川。葛端調

○上知己文謹啓

杜 牧

某啟。某少小好為文章，伏以侍郎文師也，是敢謹貢七篇，以為視聽之汚，伏以元和功德，凡人盡當譎訊紀敘之，故作燕將錄，生年弔伐之道，未甚得所，故作罪言，自艱難以來，卒伍庸役輩，多據丘為天子諸侯，故作原十六衛諸侯，或恃功不識古道，以至於反側叛亂，故作與劉司徒書，處士之名，即古之巢繇伊呂輩，近者選選自名之，故作送薛處士序，寶慶大起宮室，廣聲色，故作阿房宮賦，有廬終南山下，嘗有畊田著書志，故作望故園賦，雖未能深窺古人，得與揖讓笑言，亦或的的，分其狀貌矣。貞元四年來，在大君子門下，恭承指頤，約束於政理，簿書間，永不執卷，上都有舊第，唯書萬卷，終南山下有舊廬，頗有水對，當以來報筆。

上知己文集

上知己啓一

三

硯歸其開。及齒髮尚壯。冀有成立。他日捧持。一遊門下。為拜謁之先。或希一獎。今者所獻。但有輕竊尊嚴之罪。亦何所取。伏希少假誅責。生歎幸甚。

似序似贊。詳於叙已。而略於譽人。長公所謂大而非夸。達者信之也。著端調。

唐太常寺奉禮郎李賀歌詩集序

杜牧

大和五年十月中。半夜時。舍外有疾呼。傳緘書者。其曰。必有異。亟取火。來及發之。果集賢學士沈公子所書一通。曰。我亡友李賀。元和中。義愛甚厚。日夕相與起居飲食。賀且死。嘗授我平生所著歌詩。雜為四編。凡若干首。數年來。東西南北。良為已失去。今夕醉解。不復得寐。即閱理篋。恍忽得賀詩。前所授我者。思維往事。凡與賀話言嬉遊。一處一物。候一日夕。一觴一飯。顯顯焉。無所忘棄者。不覺出涕。賀復無家室子弟。得以給養。邱問常恨。想其人。訖其言止矣。子厚於我。與我為賀集序。盡道其所來。絲亦少解我意。其其夕。不果以書道不可。明日就公謝。且曰。世謂賀才絕。出前讓居數日。其深惟公曰。公於詩為深。妙奇博。且復盡知。

賀之得失短長。今實敘賀不讓。必不能當君意。如何復就謝。極道所不
 敢敘。賀公曰。子固若是。是當慢我。其因不敢辭。勉為賀叙。然其甚慙皇
 諸孫。賀字長吉。元和。中韓吏部亦頗道其歌詩。雲煙綿聯。不足為其態
 也。水之迢迢。不足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為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
 為其格也。風樯陣馬。不足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為其古也。時花美
 女。不足為其色也。萊園陔殿。梗莽丘隴。不足為其恨怨悲愁也。鯨味鼈
 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誕幻也。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
 騷有感。怨刺。對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乃賀所為。無得有是
 賀能揆尋前事。所以深嘆恨。今古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
 梁庾肩吾宮體。謠求取情狀。離絕遠去。筆墨畦逕。間亦殊不能知之。賀

生二十七年矣。矣。世皆曰。仲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賀死
 後。凡五十季。京地杜其為其序。

文至曲折奇險。惜雲煙一段。實開後來序文。油調。故特綴數言。以
 戒焉。葛端調。

注孫子序

文臣由沐音朝計雲獸一翅實開靈來阜文由陪姑林繼樓言心

對山正十率京山林集燕其氣

上二十七年火災世習曰斬置直未決心以心盟以對命懸可也

○注孫子序

杜牧

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為夫子之後。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今者據按聽訟。械繫罪人。答死於市者。吏之所為也。驅兵數萬。振其城郭。繫累其盡。子斬其罪人。亦吏之所為也。木索兵刃。無異意也。答之與斬。無異刑也。小而易制。用力少者。木索答也。大而難制。用力多者。兵刃斬也。俱期於除去惡民。安活善人。為國家者。使教化通流。無敢輒有不慈。成而自恣者。其取吏也。無他術也。無異道也。俱止於仁義忠信。智勇嚴明也。苟得其道。一二者。可以使之為小吏。盡得其道者。可以使之為大吏。故用力少者。其吏易得也。功易見也。用力多者。其吏難得也。功難就也。止此而已。無他術也。無異道也。自三代已降。皆繇斯也。子貢頌夫子之德曰。文

上孫子序集

注孫子序一

廿六

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季孫問冉有曰：子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也。對曰：學之。季孫曰：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於孔子。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用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復不知自何代何人，今為二道。曰：文曰武，離而俱行，因使搢紳之士不敢言兵，既必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為廉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為甚。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尊大儒術，有淮夷叛，則出他之。夫子相魯，公會於夾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叱辱齊侯，伏不敢動。是二大聖人，豈不知兵乎？周有齊太公，秦有王翦，兩漢有韓信、趙克、國耿弇、虞詡、段穎、魏有司馬懿，吳有周瑜，蜀有諸葛武侯，晉有羊祜、杜公元凱，梁有韋叡，元魏有崔浩，周有韋孝寬，隋有楊素，國朝有李靖、李

勸裝行儉，郭元振如此人者，當其一時，其所出計畫，皆考古校今，奇秘長遠策，先定於內，功後成於外。彼壯健輕外，善擊刺者，供其呼召，指使耳。豈可知其所繇來哉？牧幼讀禮，至於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謂其書真不虛說。年十六時，見盜起，圍二三千，里係戮將相，族誅刺史，及其官屬，屍塞城府。山東崩壞，殷殷焉，聲振朝廷。當其時，使將兵行誅者，則必壯健善擊刺者。卿大夫行列進退，一如常時，笑歌嬉遊，輒不為辱。非當辱不辱，以為山東亂事，非我輩所當知。牧自此謂幼所讀禮，真妄人之言，不足取信。不足為教。及年二十，始讀尚書，毛詩，左傳，國語，十三代史書，見其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繇兵也。主兵者，聖賢才能，力聞博識之士，則必樹立其國也。壯健擊刺不學之徒，則必敗亡其國也。然

後信知為國家者兵最為大非賢卿大夫不可堪任其事苟有賊滅真
卿大夫之辱信不虛也。因求自古以兵著書列於後世可以教於後生
者凡十數家且數萬言其孫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後凡千歲將兵者
有成者有敗者。勘其事跡皆與武所著書一一相抵當猶印圈摹刻一
不差跌武之所論大約用仁義使機權也。武所著書凡十數萬言曹魏
武帝削其繁刺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為一編曹自為序因注解之曰
吾讀兵書較衆多矣孫武深矣然其所為注解十不釋一此者蓋非曹
不能盡注解也。予尋魏志見曹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
書從事從令者剋復違教者負敗意曹自於新書中馳驟其說自成一
家事業不欲隨孫武後盡解其書不然者曹豈不能耶。今新書已亡不

可復知予因取孫武書備其注曹之所注亦盡存之分為上中下三卷
後之人有讀武書予解者因而學之猶盤之走九九之走盤橫斜圓直
計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九不能出於盤也。議於廊廟之
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祖言指蹤者人也。獲免者大也此其是
也彼為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叨居其位可也。
樊川本長於議論故其文字多喜談兵戰之事。葛端調

送薛處士序

杜牧

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處士也。在山也，且非頑如木石也。在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蓋有大智，不得大用，故羞惡不出，寧肯與市人木石為伍也。國有大智之人，不能大用，是國病也。故處士之名，自負也。諷國也，非大君子，其孰能當之。薛君之處士，蓋自負也。果能窺測堯舜孔子之道，使指制有方，弛張不窮，則上之命一日來，子之廬子之身，一日立。上之朝，使戎輩居則來問學，仕則來問政，千辨萬索，滔滔而得，若如此。則善苟未至，是而遽名曰處士，雖吾子自負，其不為矯欺，其敢用此贈行。贈行也，却說得如此，可畏。今日山人盛行，公卿之門，必曳其裾，果能

杜牧文集

送薛處士序一

廿九

潛山隱市固已難之矣。視此得不却走耶。葛端調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送盧秀才赴舉序

杜牧

治心治身治友三者治矣。有求名而名不隨者未之聞也。治心莫若和
 平。治身莫若純謹。治友莫若誠信。友治矣。非身治而不能得之。身治矣。
 非心治而不能致之。三者治矣。推而廣之。可以治天下。惡其求成進士
 名者而不得也。况有千人皆以聖人為師。眠而食。一無其他。唯議論是
 司。三人有私。十人公。私半百。無有不公者。况千人哉。古之聖賢業大事
 鉅。道行則不肖懼。道不行則不肖喜。故有不公。今進士者業微。事細。如
 成其名。不肖未所喜懼。寧不公耶。故進之甚易耳。盧生客居於饒。年十
 七八。即主一家骨肉之飢寒。常與一僕東泛滄海。北至單于府。丐得百
 錢。尺帛囊而聚之。使其僕負之以歸。饒之士皆憐之。能辭明敏。而知所

杜牧文集

去就年未三十嘗三舉進士以業丐資家近中輟之去歲九月余自池改睦凡同舟三千里復為余留睦七十日今之去余知其成名而不丐矣

檄建丁誦 葛端調

○唐故范陽盧秀才墓誌

杜牧

秀才盧生名霈字子中自天寶後三代或仕燕或仕趙兩地皆多良田畜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子者擊球飲酒射走兔語言習尚無非攻守戰鬪之事鎮州有儒者黃建鎮人敬之呼為先生建因語生以先王儒學之道因復曰自河而南有土地數萬里可如燕趙比者百數十處有西京東京西京有天子公卿士人畦居兩京間皆億萬家萬國皆持其土產出其珍異時節朝貢一取約束無禁限疑忌廣大寬易嬉遊終日但能為先王儒學之道可得其公卿之位顯榮富貴派及子孫至老不見戰爭殺戮生立悟其言即陰約毋弟雲竊家駿馬日馳三百里夜抵襄國界捨馬步行徑入王屋山請詣道士觀道士憐

盧秀才墓誌一

盧秀才墓誌一

世一

之置之外門廡下。席地而處。始開孝經論語。布褐不襪。粹草為茹。或竟日不得食。如此凡十年。年三十有文。有學。日開習人事。誠敬通達。汝洛間士。稍稍知之。開成三年。來京師。舉進士。於羣輩中。首首然。凡曰進士名者。多趨之。願與之為交。生嘗曰。大夫一日得志。天子召座於前。以笏畫地。取山東一百二十城。惟我知其甚易爾。因言燕趙間山川。禹儉教令風俗。人情之所短長。二十年來。王師攻擊。利與不利。其所來。繇明白如彩畫。一一可以目覩。開成四年。客遊代州。南歸。某月日於晉州霍邑縣界。晝日盜殺之。京師名進士聞之。多有哭者。資其弟雲。至霍邑。取生喪來。長安。以其年月日。葬於城南某鄉里。其所資費。皆出於交遊間。曾祖曷嗣。涿刺史。祖顛。易州長史。父勸。鎮州石邑令。其常以生之材節。

薦生於公鄉間。聞生之死。哭之。因誌其墓。

生之文字功績。都無可紀。此誌只形容立志慷慨之意。雄俊可喜。動人矜惜。良不寐寤耳。葛端調

○○○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

杜牧

天不生夫子於中國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也荀卿祖夫子李斯事荀卿一日宰天下盡誘夫子之後與書坑而焚之曰從能亂人不若刑名獄吏治世之賢也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其法基秦為強曰彼仁義蠹官也可以置之置之言不用也自董仲舒劉向皆言司馬遷良史也而遺以儒分之為九曰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不知道家者源也自有天地已來人無有不死者海上迂怪之士特出言曰黃帝鍊丹沙為黃金以餌之晝日乘龍上天誠得其藥可如黃帝以燕昭王之賢破強齊幾於霸秦始皇漢武帝之雄材滅六強僻四夷盡非凡主也皆甘其說耗天下捐骨肉而不辭至死而不悟莫尊於天地莫嚴於宗廟社稷梁武帝起

杜詩川文集

書孔子廟碑陰一

世三

為梁國者以筍脯麵牲為薦祀之禮。曰佛之教。牲不可殺。以天子之尊。捨身為其奴。散髮布地。親命其徒踐之。有天地日月為之主。陰陽鬼神為之佐。夫子巍然統而辯之。復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為之助。則其後不為劣。其治不為僻。彼四君二臣。不為無知。一旦不信。背而之。他仍族滅之。儻不生夫子。紛紜冥昧。百家闢起。是已所是。非已所非。天下隨其時。而宗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欲何所依據。而為其辭。是揚墨駢慎已降。百家之徒。廟貌而血食。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橫斜高下。不知止泊。彼夷狄者。為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夫子。是知其必不夷狄如也。韓吏部夫子廟碑曰。天下通祀。惟社稷與夫子。社稷壇而不屋。取異代為配。未若夫子巍然當座。用王者禮。以門人為配。自天丁至於庶人。親北面師之。夫子以德。社稷以功。固有次第哉。因引孟子曰。生人已來。未有如夫子者也。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故書其碑陰云。

湯湯泮泮。信筆所至。凌空軼格。是真奇絕之作。葛端綽

〇〇罪言

杜牧

國家大事其不當言實言之有罪故以云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亂
 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一曰冀州舜以其全
 太○大○離○為○幽○州○為○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沈○鬱○
 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自○魏○晉○已○下○胤○浮○羨○淫○工○機○織○雜○意○態○百○出○俗○
 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款○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
 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冀○州○以○其○恃○強○不○循○理○莫○其○必○
 破○弱○雖○已○破○莫○其○復○強○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陰○慘○殺○也○故○聖○
 人○因○其○風○俗○以○為○之○名○黃○帝○時○蚩○尤○為○兵○階○阪泉今自後帝王多居其
 地○豈○尚○其○俗○都○之○耶○自○周○劣齊○霸○不○一○世○晉○大○常○傭○役○諸○侯○至○秦○萃○銳○

杜牧川文集

罪言一

世五

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春復得趙因拾其諸國秦末韓信聯
 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鄗魏武舉官渡
 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帝為英雄得蜀得關中盡得河南
 地十分天下有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胡至於高齊蕞蕩宇文取
 得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
 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為王宋為霸繇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可為王
 霸者不可為霸猾賊得之是以致天下不安國家天寶末燕盜徐
 起出入成旱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
 爾一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迴鶻吐蕃義無有敢窺者
 國家因之畦河脩障戍塞其術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為寇以裏
 板表以表撐裏混頰迴轉顛倒橫斜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
 夷日昌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矣嗚呼運遭孝武
 澣衣二肉不畋不樂自卑冗中板取將相九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
 西地洗削更革固不順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以返豈天使
 生人未至於帖秦耶豈其人謀未至耶何其艱哉何其艱哉今日天子
 聖明超出古昔志於理平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在先去兵不得山
 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
 氣格從過秦論得來 葛端調

燕將錄

杜牧

譚忠者絳人也。祖瑤，天寶末，令內黃，死。燕寇，忠豪健，喜兵，始去燕。燕牧
 劉濟與二千人障白狼口。山名，契丹洛後將漁陽軍，留范陽。元和五年，中黃
 門出禁兵伐趙，魏牧曰：季安，令其徒曰：師不踰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
 越魏伐趙，趙成虜，魏亦虜矣。計為之何其徒有超佐伍而言曰：願借騎
 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哉！或兵決出，格沮者斬。忠其時為燕使
 魏，知其謀，乃入謂季安曰：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
 蜀，取吳，莫不失一。是相臣之謀，今越魏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專付中
 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
 將夸服於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

杜牧集

燕將錄一

卅七

能不恥於天下乎。既恥且怒。於是任智畫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按罪輕重。必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下。下不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歷境。蹄曰。伐趙則可。陰遣趙人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障障。還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為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為臣於趙。有角尖之耗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趙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縣名屬冀州忠歸燕。謀欲激燕伐趙。會劉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

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以趙叛。命忠繫獄。囚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日。詔果來曰。燕南有趙。北有胡。胡猛趙孱。不可捨胡而事趙也。燕其為予誣護。北疆勿使予復挂胡憂。而得專心於趙。此亦燕之功也。劉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潞收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為趙畫曰。燕以趙為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為備。一且視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潞人則走告於天子。曰。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必不備燕。劉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孕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潞人將燕賣。

恩於趙敗忠於上兩皆售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洙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後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劉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殉。濟乃自將士萬人南伐趙，屠饒陽、東廉、二縣屬殺萬人，暴卒於師。濟子總襲職，忠復用事。元和十四年春，趙人深州獻城十二，德州管平原、安陵、長河、棣州、管厭次河陽、信、蔭、平、昌、將、陵、蒲、臺、渤海。冬，誅齊。三分其地，忠因說總曰：凡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地復合，且建中時，泚搏天子，狩畿甸，李希烈僭於梁，王武俊稱趙，朱泚稱冀，田悅稱魏，李納稱齊，郡國往往弄兵者，低目而視。當此之時，可為危矣。然天下卒於無事，自元和已來，劉闢守蜀，棧道劍閣，自以為子孫世世之地，然畢卒三萬，數月見羈，李錡橫大江，撫石頭。

全吳之兵不得一戰，反束縛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駕趙為騎，鼎立相視，可為彊矣。然從史繞壘五十里，萬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轆車。季安火積，杵未收，家為逐客。蔡人被重，葉之甲圓三石之弦，持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如搏鷄。一可枝百累，數萬人四歲不北，一三可為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地數千里，倚渤海、塢秦小壘大河，精甲數億，鈴其阨，可為安矣。然兵折於潭，趙地名，鄆西竿於都，市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下來，誅之耳。今天子巨謀，織計必平，章於大臣，鋪樂張獵，未嘗戴星，徘徊顛玩之臣，顏暹不展，縮衣節口，以賞戰士。此志豈須臾忘於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助魏破齊，惟燕未得一日之勞，為子孫壽。後世

豈能帖帖無事乎。吾深為君憂之。總泣且拜曰。自數月來。聞先生之言。今也幸枉大教。吾心定矣。明年春。劉總出燕。卒於趙。忠護總喪來數日。亦卒。年六十四。官至御史大夫。忠弟憲。前范陽安次令。持兄喪。歸葬於絳。常往來長安間。元年孟春。其過於馮翊屬縣北徵中。因吐其兄之狀。其因直書其事。至於褒貶之間。俟學春秋者焉。

直是一篇龍門列傳。特史記尚有味淡樸古處。此則精嚴警拔。無懈可擊。故不似耳。此等筆力。蔚宗當拜！風不獨汗。淚混籍已。葛端



Handwritten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on the right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characters are small and difficult to decipher.

勅諭

Handwritten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on the left page, including a large central character that appears to be '勅' (Imperial Decree).

承懷堂詩選

韓忠獻王集

吳門陸龜山文集

宋史本傳

韓忠獻王

韓琦字稚圭國華子也弱冠舉進士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曰下五色雲見左右皆賀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入直集賢院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為顯職琦滯筦庫處之自若後歷右司諫連疏宰執王隨陳堯佐韓億石中立罕建明仁宗從之四人同日罷

○集○中○恨○不○多○見

又請停內降抑僥倖前後七十餘疏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佞為急王曾為相謂之曰如君言可謂切而不迂矣擢知制

宋史本傳

韓忠獻王

誥值益利饑爲體量安撫使活民百九十萬元昊反爲陝西安撫使進樞密直學士副夏竦爲經略安撫招討使遣使督出兵琦亦欲先發以制賊而合府固爭元昊遂寇鎮戎琦畫政守二策馳入奏乃詔鄜延涇原同出征旣還營元昊來求盟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賊果犯山外琦悉兵付大將任福令白懷遠城趨德勝砦出賊後如未可戰卽據險置伏要其歸及行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苟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竟爲賊誘沒於好水川東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自劾奪一官

知秦州尋復之會四路置帥琦兼秦鳳經略招討安撫使慶曆二

韓范不苟同如此

年與三帥皆換觀察使范仲淹龐籍王沿不肯拜琦受之不辭未幾還舊職屯涇州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稱爲韓范元昊旣臣召爲樞密副使元昊介契丹爲援邀索無厭宰相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陳其不便條所宜先者七事又陳救弊八事遂宣撫陝西討平羣盜歸陳西北四策琦與范仲淹富弼同時登用群小不便仲淹弼繼罷琦爲辨析不報尹洙與劉滬爭城洛水事琦右洙朝論不謂然乃請外嘉祐元年拜樞密使三年同平章

事帝既速失三王久疾不御殿琦乘間進曰陛下春秋高何不早

為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又生女一日琦

懷漢書孔光傳以進英宗嗣位暴得疾太后垂簾聽政帝疾甚舉

措或改常度遇宦官尤少恩乃共為讒間兩官遂成隙琦即日出

空頭敕一道坐政事堂召內侍任守忠責以罪即日押行安置斬

州他日又與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泣語之故琦曰此病固爾子

疾母可不容之乎修亦委曲進言太后意稍和後數日琦獨見上

稱舜之孝帝大感悟及疾愈琦請乘輿因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

乃安太后還政拜琦右僕射封魏國公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琦

執政三世或病其專御史中丞王陶劾琦不赴文德殿押班為跋

扈琦請去帝為黜陶數請益堅判相州改判永興軍經略陝西琦

初言綏州不當取已而夏人誘殺楊定琦復言不可棄樞密院以

初議詰之琦具論所以卒存之熙寧初復請相州以歸河北地震

河決徙判大名府王安石用事出常平使者散青苗錢亟言之辨

論愈切竟不克從於是請解四路安撫使止領一路安石欲沮琦

即從之六年還判相州府事時契丹來求代北地帝手詔訪琦琦

外史本傳

奏言保甲戰車置將等事致契丹之疑而散青苗更免役置市易
務以聚財歛怨非禦戎之策謂宜遣使報聘若果自敗盟則可一

振威武恢復故疆疏上會安石再入相可恨悉以所爭地與契丹東西

七百里八年換節永興軍再任未拜命忽大星隕治所次日卒年

六十八贈尚書令謚忠獻琦蚤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愠不見

于色論者以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其為學士臨邊年甫三十

天下已稱為韓公嘉祐治平間再決大策當是時朝廷多故琦處

危疑之際知無不為或諫曰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

保恐家無處所琦歎曰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

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在魏都久遼使每移牒必書名曰

以韓公在此故也忠彥使遼遼主問知貌類父命工圖之其見重

外國如此尤以獎拔人材為急儻公論所與雖意所不悅亦收用

之故得人為多王安石盛有名琦獨不然之及守相陞辭神宗謀

相安石琦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仍不抹其所長輔弼之地則不可子忠

彥端彥純彥粹彥嘉彥端彥右贊善大夫純彥至徽猷閣直學士

粹彥吏部侍郎終龍圖閣學士嘉彥尚神宗女終瀛海軍承宣使

宋史本傳

韓忠獻王四

忠彥及曾孫肖胄有傳孫浩在忠義傳

重刻安陽集序

功○益○天○下○者○其○文○章○或○掩○於○功○業○而○弗○著○於○當○時○然○終○不○能○泯○焉○者○有○
 所○託○而○傳○也○非○傳○之○難○也○傳○其○全○者○之○為○難○也○英○雄○豪○傑○曠○百○世○而○相○
 感○或○輯○其○斷○簡○於○散○逸○之○餘○或○新○其○舊○刻○於○漫○漶○之○際○是○則○有○所○託○而○
 永○其○傳○矣○有○宋○忠○獻○韓○魏○王○德○善○功○烈○載○於○國○史○者○詳○矣○其○大○者○陸○路○
 西○夏○虜○寒○心○膽○定○策○兩○朝○功○存○社○稷○天○下○後○世○兒○童○走○卒○咸○慕○其○名○而○
 其○文○集○頌○有○經○生○皓○首○不○及○見○者○今○以○其○全○集○觀○之○為○家○傳○者○十○卷○別○
 錄○遺○事○各○一○卷○詩○記○雜○文○表○奏○書○啓○制○詞○冊○文○祭○挽○墓○誌○諸○體○又○五○十○
 卷○要○皆○經○緯○化○機○根○據○理○窟○豈○屑○於○雕○蟲○者○哉○數○百○年○來○其○集○不○知○凡○
 幾○易○梓○侍○御○張○公○士○隆○復○翻○刻○於○河○東○之○行○臺○殆○所○謂○曠○百○世○而○相○感○

者乎。河東都轉運使王君宣以張公命屬予引其首簡，誼不容辭，夫以忠獻唱第而太史奏目下五色雲見，須臾光映殿庭，其功業文章可易言哉。至其自謂其為相，歐陽永祥為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莫大於此，則公之志在經世，而其文有非人所及，知者可想見矣。張公按節巡鹺，興利除害，綽有餘地，既建書院以正士習，而斯集行焉。他日以文章勲業鳴於河汾，追媿韓范者，固有所感發而興起矣。況同文之化，遍於海內，讀其書論其世，尚及其人於千載之上，又豈無望於天下士哉。安陽者，忠獻鄉邑，而張公其里人也，是集之傳，蓋有所自云。

正德九年甲戌夏五月

賜進士中憲大夫山西按察司提學副使齊安曾大有書

韓忠獻王安陽集選目次

葛 蘇靖調甫

吳郡

葛 鼎端調甫

評輯

弟葛

澐毅調甫同輯

集序

曾大有 一首

記

定州重修北嶽廟記

定州新建州學記

定州衆春園記

定州閨古堂記

韓忠獻王安陽集

目次一

二

并州新修廟學記

相州新修園池記

定州廳壁題名記

新建晉太尉綏公廟記

重修五代祖塋記

序

諫垣存藁序

文正范公奏議集序

韓氏家集序

三朝聖政錄序

五賢贊序

錄附鼓城府君墓誌石本序

錄載五代祖庶子并其二弟墓誌序

經解

無爰不如已解

書

與范文正公論師魯行狀書

祝文

北嶽謝雨文

墓誌銘

太夫人胡氏墓誌銘

五兄著作墓誌銘

故崇信軍節度副使簡較尚書工部員外郎尹公墓表

故太常博士通判應天府贈光祿少卿孫公墓誌銘

故河南尹君墓誌銘

故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師歐陽公墓誌銘

故樞密直學士禮吏尚書贈左僕射張公神道碑銘

安陽集目 畢

韓忠獻王安陽集

○定州重修北嶽廟記

韓 培

天下之嶽五、獨北之常、方人目為大茂山、而嶽名不著、嶽有祠、不知廢於何代、今廟於曲陽縣之西、附城、距嶽百餘里、考有唐以來、記刻皆不載、廢遷之繇、故非實於圖志、人或不知嶽之所在焉、於禮祀莫大於天地、而五嶽次之、古者天子壇以祀四望、若時巡至其所、既柴然後秩而望祀之、廟而祭焉、非古也、其後世之文乎、然則為之者、誠有意焉耳、夫嶽、然而石、坳然而谷、泉焉而百派、別林焉而萬榦、擢嶽之形也、條霽條冥、伏珍見祥、喜焉而風雨、時怒焉而雷電、發嶽之神也、人狎其形而易之也、薪於、是、改於、是、安、知其所以為神哉、君人者、患民之不知也、於是

廟而像之以警民之耳目。致其嚴奉之心。使違禍而趨福。雖文於古。其於教也。固益明矣。若其視祭之品。則三代以降。皆以公有。唐以王。我朝撫有天下。馴致太平。真宗皇帝。紹祖宗之隆。以建皇極。封泰山。祀后土。曠絕之禮。無所不講。繇是尊五嶽而帝之。復以安天元聖之號。表於絳。神懼世人之未詳也。又製奉神述以明之。蓋愛民之意。深則報神之禮。重斯誠也。雖萬世可知矣。故廟宮之制。崇飾宏大。惟禮之稱。著於定令。以時繕修。歷年既長。吏職廢怠。日風月雨。以圯以漏。功大費廣。久焉不葺。每歲立冬。天子之所署祀冊。就遣守臣。以祇祀事。至則羅其邊豆。洗酌之具。與執事者。升降於頽簷壞廡之間。退而安然。固以為恤慢神瀆禮。莫斯為甚。慶曆八年夏六月。某獲領州事。得居嶽鎮之下。知廟之未完也。繇市材弗給。役徒弗克。而民罹水災。歲以大歎。凡厥用度。弗敢為擾。會有詔毀鄉民之擅為祠者。得取其材以濟之。益兵暨工。責成於邑吏。而曠時不集。通判軍州事屯田員外郎游君開。謹於其事。願盡力焉。率其縣主簿李奕。留廟所百餘日。悅使其衆而已焉。弗懈。於是樊陋朽椽之迹。煥然一新。又於其庭起士民薦獻之宇。俾勿褻於神。而神益以尊。彩繪塗墍。固不精極。宜神之喜。胥變來宅。皇祐元年冬十月某日。以訖功來告。僚屬請以鄙文誌於廟石。而弗克讓。夫吏之為政也。有善惡焉。神之為監也。有禍福善惡。而以福惡焉。而以禍神理之。宜也。或反是焉。則非人之所知矣。守後當謹天子之命。而治神之居。潔神之祀。修已以愛其民人。唯神之所以福福而已。謹記。

是在國文字。無宋人習氣。葛端詞

○定州新建州學記

韓琦

天與人性不一。聖人欲率焉而一之於善。非學不能也。夫子之言性有三。曰上智。曰下愚。曰中人。謂智愚則不移矣。然而中人之可以上下者。繇學與不學乎。昌黎文公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夫智者之欲益明。愚者使知其可畏。又必在乎學而已矣。嗚呼。文公之言性。可謂能廣聖人之道而所勸多矣。故三代之興也。自國家以達乎鄉黨。必有學以教其民。人導其性。使一之於善。以明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之道。然後人安其分而享國永長大矣哉。學之有。功於治也。如此。上之二十有二年。圖講萬化。益究元本。思迹三代之所治之道。以仁壽其民。始詔州郡皆立學。差賦以田。俾資其用。守臣從

風競自崇飾，莫有以副天子首善之意，而定處北邊，承詔者不知其本，以謂用武之地，學非吾事也。獨慢寢焉。又四年，其忝命來守，未幾，仲秋之上丁，始躬行釋奠禮於夫子之廟。閱舊記，始唐大中末，州帥盧公簡求以廟本會昌所廢天祐佛祠，其制猶若浮屠氏所居，乃更而大。至天祐中，王公處直本朝開寶中，祁公廷義祥符初，李公允正皆能於兵寇之餘，因其極廢而復興焉。後之為此者，不能繼四人者之心，故日復隳削。至是，室於垣庸，頽壞垂盡。繇闕以內，鞠為污萊。獨夫子之堂，以巨材堅壯，不能摧撓。而上覆穿敝，泄落風雨，升降薦獻，僅無所容。屬歲方大饑，詔停土木之役，退而嘆憤，志期必葺。後二年，農里屢豐，邊陲無事，乃命祀賓使定州路駐泊都監張君傑選督工徒，以新廟宮，功費之大，實

均改作，凡再踰月而廟完。於是即廟建學，市垣北之地，通而廣之，以規以度，不陋不侈。講授有堂，肄習有齋，庖厨井匠，生生之具，無不備足。較其功費，復倍廟焉。又再踰月而學成，乃以七月十九日甲辰，具牢醴，率僚屬以告於先聖而延諸生焉。噫，夫子之教天地也，凡為人者，孰不戴履之，捨大地將安之乎？故文武一道也，惡有二焉。昔夫子亦嘗學焉，而後識其大者，故曰我戰則克。晉列國也，猶用詩書禮樂之師，卒霸諸侯。是知為儒而不知兵，為將而不知書，一旦用之，則茫然不知其所以克之道，而敗辱隨之。其所謂用武之地，學非吾事者，是真不知其本者也。今上之廣學也，將養育天下士之秀者，使各正其性，以明乎三代教之道，內克於己，以待用，故或取之為公卿大夫，郡縣守長，百執事，皆

能以其道佐吾君。宜吾民。交修乎小大之職。以至於海內大治。而上得
以高拱而無為。如未用也。則使宗族稱其孝。鄉黨推其賢。朋友服其忠。
信樂夫。知命守成善道而已。若其破碎經史。倚撫聲病。專以篆刻之技。
苟竊仕進。不思富已之道。時而發之。則非天子所欲。迹三代所治之道。
以仁壽吾民之本意。學者其勉之。謹記。
其氣灑博。故無事閒架擬古。葛端詞。

甲寅月...

定州衆春園記

韓琦

天下郡縣無遠邇。小大位署之外。必有園池臺榭。觀游之所以通四時
之樂。前人勤而興之。後輒廢焉者。蓋私於其心。惟已之利者之所為也。
彼私而利者。不過曰吾之所治。傳舍焉耳。滿歲則委之而去。苟前之所
為尚足以容吾寢食飲笑於其間。可矣。何必勞而尊之。以利後人。而使
好事者以為勤人。而務不急。徒取戾焉。吾不為也。噫。彼專一人之私。以
自利。宜其所見者隘。而弗為也。公於其心。而達衆之情者。則不然。夫官
之修職。農之服田。工之治器。商之通貨。早暮汲汲。以憂其業。皆所以奉
助公上。而養其室家。當良辰嘉節。豈無一日之適。以休其心乎。孔子申
百日之蜡。一日之澤。子貢且猶不知。况私而自利者哉。中山之地。自唐

天寶失御，盜據戎猾，兵革殘困，民不知為生之樂者，百有餘年。至我朝而後，始見太平。亭障一清，生類蕃育，不有時序觀游之所，俾是四民間有一日之適，以樂太平之事。而知累聖仁育之深者，守臣之過也。非公於其心，而達衆之情者，又安及此乎？郡城東北隅，潛水為塘，廣百餘畝。植柳數萬本，亭謝花卉之盛，冠於北垂。蓋今宣徽李公昭亮始興之後，實廢焉。予之來，懼陷其心於不公也。復完而興之。凡棟宇樹藝前所未備者，一送新意，罔有漏缺。又治長堤，鑿門西南隅，以便遊者。於是園池之勝，益倍疇昔。總而名之曰衆春園。庶乎良辰佳節，太守得與吏民同一日之適游覽，其間以通乎聖時無事之樂，此其意也。後之人視園之廢興，其知為政者之用心焉。好議論，妙得人情，真太平宰相語。調舊瑞

○○○定州閼古堂記

韓琦

慶曆八年夏五月，天子以河朔地大兵雄，而節制不專，非擇帥分治而并撫其民不可。始詔魏瀛鎮定四路，悉用儒帥。兼本道安撫使，而定以不肖辱其選，既讓不獲命，至則竭愚修職，尚懼不能稱上所以付與之意。退而思迹古名臣之軌躅，以自策厲。且患其汨於多務而志之弗虔。會郡圃有壞亭，歲久不葺，於是廣之為堂。既成，乃撫前代良守將之事，實可載諸圖而為人法者，凡六十條，繪於堂之左右壁。而以閼古為堂名。夫古猶今也，古之人為屏翰，授鈇鉞而能成異政，立奇功而或不能者，何也？蓋其待已也必賢，而足其報祿也必利，而安持是以望政成而功立，不其難哉？如曰古人能之，予反不能之，日夜以勉焉。又安有不



至者耶。今予之所為也。誠以已之道未充。而君之祿殊厚。任重塗遠。惟
什路之是虞。故在燕處之間。必將監古以自勉。其未至也。則雖紛看觴
競。如吹四時之景。交見於前。予方仰而愧。俯而憂。孰知夫樂之為樂哉。
其少進也。則雖吏文之擾。懷邊責之在已。予固得其道。而處之至於幅
巾。坐嘯恬然。終日予之所樂。惡有既乎。若其賓客之於斯。僚屬之於斯。
不離几席。如閱舊史。俾人人知為治者莫先於教化。用兵者莫貴於權
謀。而俱本之於忠義。功名一立。不獨身享富貴。而慶流家宗。其餘風遺
烈。可以被於旂常。傳於簡策。邀於萬世。而凜然如存。咸有嚮慕之意。不
以酣歌優笑之為樂。而以是為樂。則予也。豈徒已之為益。是將有益於
人。知我者其以我為喜。與愷遂。娛賞而已乎。後來之賢。與我同志。必慶
尚而增葺之。宜免夫毀圮。巧慢之患矣。謹記。

大有作用人。其自道虜。必規模宏遠。津津可樂。此文可想見。萬端調

○ ○ 并州新修廟學記

韓琦

三才各有主。四時大運主於天。萬物大生主於地。人倫大化主於夫子。曰於道何主。曰主其中者也。然天地之主。或不能常焉。而吾夫子之王。雖終天地而不變也。凡為人君為人臣。為人子者。能勉而反吾夫子之主。則其國治焉。其家保焉。其身安焉。雖天地之主。有時而戾。固無預乎吾之所及。然則人之道。孰先於吾主哉。有天下國家者。可不知其本乎。先儒稱夫子者多矣。獨杜牧之謂自古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蓋言堯舜莫賢其德。而社稷莫加其尊。誠哉。後之學者。雖欲極言而增大之。又孰加焉。唯郡縣守長。得施其教者。能興學以恢其德。崇廟以稱其尊。斯可以達其本者也。太平興國四年。太宗皇帝

平偽劉一天下壞太原故城徙州榆次又三年復遷於唐明當時經始者乘用武之後慮弗及遠不知并據都會異日為一道之本凡城隍官府門戶衢陌之制一從苟簡不中程度視夫子之廟尤為不急置城之東南隅體陋而削僅有祠所景祐中康靖李公若谷首即廟建學得賜田贍學徒而人始樂教慶曆初文烈明公鎬又建禮堂於夫子之殿北而講始有容然皆因仍故基地愈偏隘其後生員寢廣至巧東西序所圖諸弟子室而處之二時釋奠三獻從祀官與學生執事者不能編列於庭半立廟門之外皇祐五年春其忝被州寄受署來謁知於禮之瀆而未皇改作始奏隰州司戶參軍牛景充教授以專學職明年秋大穰民安事簡於是馳使東魯得仙源廟圖像冠服之實買民廟北也命崇儀使并代州營內兵馬鈴轄張僕古侍禁兵馬監押王守恩集工視後徽其舊而一新之然後廣殿耽然而雄辟容儼然而尊顏氏以降諸弟子孟氏以降諸大儒或像而侍或圖而列次序於堂廡之間煥然大備復徙廟東州兵之居以置學南書樓北講堂東西齋舍廟學異門又設射侯於廟學之間以備男子之習至於起居飲食之事必嚴其所但稱是焉自始事底訖功凡度材治基逮塗茨丹牖之細一須官用無及民者夫廟學之新其於為治之道竊有志達其本者而諸生其達學之本乎今飾公齋萃公書潔公食日授經月課文昧其教者苟曰此欲吾藝之精取進士科富且貴而已噫如是則吾學乃教人竊祿之地非有學於諸生也夫精藝而求仕未也得仕而行道本也然不繇其末則不得

施其本故繇未而仕其未不可用而本或不存焉非竊祿何哉且晉之俗陶唐氏之俗也吾夫子之道二帝三王之道也豈習俗之易而習道之難哉蓋習俗易者其法傳習道難者其學廢今學與矣處吾學者其務外勤於藝而內志於道一旦繇茲而仕也則思以其道為陶唐氏之臣心陶唐乎其君心陶唐乎其民能如是吾始謂之達其本至和元年月日記

今之學宮能教人作藝取進士科以為賢矣安所望其講學習道哉此文後幅可味也 葛端調

○ 相州新修園池記

韓琦

相於河朔為近藩而地括形勝西走鎮定之衝屯師積穀與邊鎮相左右然當無事時州之武備日懈不嚴至五兵不設庫散處於廳事之廊無間敗壞堆積莫可詳閱郡署有後園北逼牙城東西幾四十丈而南址不及百尺雖有亭榭花木而扼束蔽密隘陋殊甚牙城之北乃有官蔬之圃縱廣半夫中有廢臺巋然荆棘蒙沒州人但以其基正圓有道回環而上如螺殼然故以抱螺名之雖老胥宿技不能知興廢之繇予之來雖以病不堪事然猶不敢偷安自放而忘治之所急於是闢牙城而北之三分蔬圃之地其一居新城之南西為甲仗庫凡五十六間繇是兵械百萬計始區而別焉以庫東之餘地通於後園繇是園之南北

始與東西均焉。又於其東前直太守之居，建大堂曰畫錦堂。之東南建射亭曰求己堂。之西北建小亭曰廣春。其二居新城之北，為園曰康樂。直廣臺鑿門曰通之。治臺起屋曰休逸。得魏冰井。廣臺鐵梁四，為之柱。臺北鑿大池，引洹水而灌之。有蓮有魚。南北二園，皆植名花雜果。松栢揚柳，所宜之木，凡數千株。既成而遇寒食節，州之士女，無老幼皆摩肩躡武來遊吾園。或遇樂而留，或擇勝而餽，嘆賞歌呼，至徘徊忘歸。而知天子聖仁，致時之康。太守能宣布上恩，使我屬有此一時之樂，則吾名園之意為不誣矣。觀吾堂者，知太守仗旄節來故鄉，得古人衣錦晝遊之美，而不知吾竊志榮幸之過。朝夕自視，思有以報吾君也。登吾臺者，西見大行之下，千山萬峯，迤亘南北，爭奇角秀，不可繪畫。朝嵐暮靄，霞

態無窮。俯視郭郭之中，民間官寺，伽藍廡廩，與夫花顏柳色，紅綠交暎，燦然如指掌之上，一無遺者。而知太守興此為我屬，歲時休假優逸之觀，而不知吾亦自謂能勤於作德，然後處茲而休且逸也。夫子始以武備不嚴，不敢以疾而忘治之所急，而因得志其榮遇，以及衆人之樂，則其舉也。豈無益之為哉。故直書大槩，并告來者。夫郡縣之為政，有期而更也。政有所利，非一人能保其久也。前倡之後，繼之推其心以公而相照，則國家之事無不濟者。况一園池之未哉，葺之廢之，必有能舉其心者。時至和三年三月十五日記。

直隸中自饒古拙，真是老筆。

葛端調

○定州廳僻題名記

韓琦

郡縣守長有記於廳事之僻。前代無聞。唐始盛焉。當時名儒所述。則謂僻記非古也。若原地理。條物宜。陳山川之形勝。與風俗之好尚。則圖謀存焉。其所取者。在乎彰善而志惡。名氏遷次亦云。未也。夫能推名氏以見善惡。謹遷次以尊王命。亦春秋之事也。雖於古未著。而今可廢乎。河朔並邊之郡。以十數。而定宿大兵。據戰地。故朝廷所寄之重。不與他比。慶曆八年夏五月。始詔魏瀛鎮定四路帥。各兼安撫之職。定之帥領定保深祁四州。廣信安肅順安永寧四軍。凡兵民之政。悉主之。首是任者。非得文武兼備之才。不可居。而誤及愚者。故臨治以來。惕焉自勉。以果報稱。幸時既久。吏民軍旅。率相信順。事日簡。得以補綴闕漏。因訪國朝

以來為州者之次序將刻石以傳焉而吏嘗狂於武事不以圖籍為急
懷敗忘缺卒不可究若但取近年可記者書之則又義無所本今故以
朝廷更制之始為首尊睿圖而勸新治也夫已之為政是否固不可以
自明必俟後人迹其行事然後善惡詳焉則予與來者既鏡其名氏揭
諸聽斷之所朝夕視之思不愧於後人座右之誠也可不謹乎某謹記
詞寺高簡拔俗 葛端詞

新修晉太尉穆公廟記

夫以忠事君人臣之常分也然遭大變臨大節或心無所主為禍福所
動以苟一時之生而貽萬世之殘者多矣若其鼎鑊在前鋒刃加已能
挺然知義之所在固當爾輕其命若鴻毛然卒死而不顧者幾何人
哉惟晉侍中贈太尉忠穆公則其人也方惠帝昏弱諸王肆亂各萌
僭奪以相屠害故帝之北征也公馳赴行在力當國難而成都王穎以
兵犯乘輿衛從奔散獨公端冕侍側以身扞帝至血濺御衣而須嗚呼
公之知義明分可謂處得其死而不為難也故其大忠偉節赫然與日
月爭光卒然與小嶽爭高天地知不可窮而公之名亦不可窮矣宜乎
百世之下有國家者欽遺風想餘烈置祠奉祀永永而不絕也相之湯

韓琦

陰即公死難之地。其廟在焉。前之為邑者。不知追顯忠義。為政所先。因循不葺。底於大壞。今令張君楹。至則首拜祠下。觀其隋敝之甚。驚而嘆曰。茲不職之大者也。亟舉公事迹。與夫朝廷崇祀之意。諭於邑民。民皆欣然。願共力以完之。令乃寬與之約。聽自營辦。不數月而祠宇一新。於是民益知夫大賢之忠於國者。雖歿於不幸。後世必載祀典。嚴廟貌。奉事尊仰之如此。皆思勉而為善。自一邑而推一郡。一郡而推諸四方。則其為勸也。豈小補哉。廟完。具書來告。以余嘗兩守鄉邦。願志本末。懲忠義之心。人皆有之。但勉而不力。執之不固。遂不至於古人。余亦勉而執之者。效忠穆之風。尤寤寐以自激。文雖甚陋。惡敢吝而不書。時熙寧二年八月十五日。具位韓某記并書。○渾是浩然之氣。葛端調。

○重修五代祖塋域記

韓琦

唐張冀。漢趙等州節度判官朝議郎檢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諱又賓琦之五代祖也。初庶子以博學高節。晦道不仕。而鎮帥大傅王紹鼎。雅知其名。屢加禮辟。庶子不得已而起。補節度副記室事。紹鼎卒。其子太尉常山王景崇。崇有父鎮。益尊禮庶子。奏授節度掌書記。時巢賊犯闕。僖宗幸劍南。景崇盡定帥王處存。合鄰道兵入闕。進討。闕輔以平。皆庶子謀也。景崇卒。其子太師鎔。幼嗣父位。府事一咨於庶子。以義結鄰帥。內尊王室。朝廷嘉之。故恩命累及。以光啓二年八月十四日。終於鎮府。立義坊。之私第。年七十有五。庶子曾祖諱拙。沂州戶參軍。祖諱沛。登州錄事參軍。父諱全。隱居不仕。自隱居而上。世葬溪。

州博野。蠡吾鄉之北原。博野今為永寧軍。庶子以龍紀元年十月十五日復附葬於先塋。夫人崔氏。棗州司馬魯之長女。婦道毋訓。為世儀法。終於大復二年七月十九日。年八十有三。其年八月十七日。歸祔於庶子。生二子。長諱定辭。鎮冀。涑趙等州觀察判官。檢校尚書祠部郎中。兼侍御史。好學能文。無所不覽。嘗聘燕帥劉仁恭。仁恭命幕吏馬彧以詩贈祠部。頗銜已學。祠部即席訓之曰。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藝。最多盛德好。將銀筆述。歷辭堪與雪兒歌。一座愛其辭。而不能解馬。大屈服。事具北夢瑣言。次諱昌辭。真定府鼓城令。琦之高祖也。為政有惠愛。而不壽。年二十九而止。生一子。諱璆。廣晉府永濟令。琦之曾祖也。永濟始自蠡吾。北原徙鼓城。與夫人張氏之喪。葬於趙州贊皇縣太平鄉之

北馬村。先君令公始塋永濟。與夫人史氏。暨琦祖太子中允知康州諱高宗。廟諱與夫人李氏。於相州安陽縣之豐安邨。自先君之亡。諸子幼而孤。長而薄官。奔走四方。故但能時奉豐安之祀。其於北馬蠡吾之塋。則力莫能及。年世殊邈。幾於不能辨識。嘉祐三年。琦始得北馬之塋。一新封植。今年春。遣男忠彥走蠡吾。又得庶子之塋於北原。而先域之西北隅。北距唐河數里之近。嘗經霖潦。暴漲浸淫。及於庶子之塋。且念神宅久安。不敢改卜。乃於嘉祐八年七月一日。遣孝彥告而破壙。自下以甃實。而上絕沮洳而止。衣衾棺柩。易而新之。然後塞隧。廣封。以為萬世之固。遠遠祖諸塋。率加治葺。剪其荆棘。而易以嘉木。繚其垣墉。而表以高廟。既襄其事也。遂直書塋緒之始末。而納諸壙中。且復誡於子孫曰。夫謹

家謀而心不忘於先塋者孝之大也。惟墳墓祭祀之有託，故以子孫不絕為重。琦自志於學，每見祖先所為文字與家世銘誌，則知寶而藏之。有遺逸者，常精意搜掇，未始少懈。時編歲緝，寢以大備其所誌先域之所在。雖雖今百有餘年，必思博訪而得之，庶能不墜先業。推及先塋之八世，得以歲時奉事，少慰庸嗣之志向。若家謀之不謹，祖先文字之不能傳，雖有孝於祖先之心，欲究其宅地而敬事之，其可得乎？後世子孫不能動而知此，則與夫世之絕也，何異子孫其志之子孫其志之時嘉祐八年七月十三日記。

敏致不多讓子長末幅之論，非至仁極厚，不能發也。葛端謔

諫垣存藁序

夫善諫者無諷也，無顯也。主於理勝而已矣。故主於諷者必優柔微婉，廣引辭喻，冀吾說之可行，而不知事不明，辨則忽而不聽也。主於顯者必暴揚激訐，恐以危亡謂吾言之能動，而不知論或過當，則怒而不信也。夫欲說而必聽言，而必信苟不以理勝之為主，難矣哉。琦景祐中任三司度支判官，以族貧求外補，得舒州。將行而上以諫官缺，擢授右司諫，而留之。竊惟言責之重，非而折廷爭之難。蓋知體得宜為難，夫得通明端樸高識博學之士，則動必中理，日益君聽，而使愚不肖者冒而虜之，固不勝其任矣。遂兩上章辭不報，乃喟然自謂曰：上之知汝任汝之意厚矣。汝之所言當顧體酌宜，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茲所以報陛

韓琦

諫垣存藁序

諫垣存藁序一

下而知任之意。若知時之不可行而後為高論，以賣直取名，汝罪不容誅矣。在職三載，凡明得失，正綱紀，辨忠良，擊權倖，時人所不敢言，必昧於論列之上，寬而可其奏者，十八九。卒先重戮，進登掖垣，實前自為誠之力也。其所存藁，欲歛而焚之，以効古人謹密之義。然念詩書所載，從諫而聖君之德也。哀闕而補，臣之忠也。前代諫諍之臣，嘉言讜議，布在方策，使覽之者，知人主從善之美，致治之原，若皆削而燔之，則後世何法焉。於是存而錄之，雜為上中下三卷。命曰諫垣存藁，以藏於家。竊志夫上之聽仁大度，自三代漢唐以來，虛懷納諫，甚盛德之主，皆所不及。復俾子孫傳而閱之，知直道之無咎，忠教之有迹。云時慶曆二年三月十五日，秦亭西齋序。○讀此知韓非說難，明允諫論，並屬邪陋。調端

○文正范公奏議集序

韓琦

某嘗謂自古國家之治否，生民之休戚，在人不在天，或不然之。今於文正范公，然後知其說之勝。或者不足疑而於教之有補也。公以王佐之才，遇不世出之主，竭忠盡瘁，知無不為。故繇小官，擢諫任，危言艱論，建明規益，身雖可紕，義則難奪。天下正人之路，始公開之。其後恤災南方，扞寇西垂，貳機政，陪宰席，宏謀大策，出入仁義，朝思夕慮，條疏浚切，志欲膏澤中夏，鞭笞四夷，使我宋之基，萬世不拔。不幸經遠而責近，識大而合寡，故其言格而未行，或行而復沮者，幾十四五。逮公之止也，聞聽所及，莫不容喏感慟。惜公所蘊，不克盡施於內，甚則推諸天，謂人謀之不足為也。嗚呼，公之所陳用於時者，大則恢永圖，小則革眾弊，為不

少矣。其未用者，今副藁所存，爛然可究。一旦朝廷舉而行之，興起太平，如指掌之易耳。此天乎哉！必在乎人而已矣。次子寺丞君緝公遺文，得奏議十七卷，政府論事二卷，以其昔帥西兵，翼內樞，與公並任，而出處之與公同也。俾序以冠其首。夫以公之文武兼備，乃請王室朝野所論，謂道之亨塞，時之輕重，率繫公之用不用。則其德業之著於天下也久矣。惡假鄙文而後知哉。但以忝緣僚舊，猷公盛美，義不敢讓。且慰賢嗣之意，云具位某序。

簡當雄渾，不為枝葉之言。詞格殊似衛公。葛端調。

○ 韓氏家集序

韓琦

其家木深州博野人也。世以官學知名。遭唐末亂，違難屢遷，以是家謀散而不完。先祖令公善繼素業，深以譜系為重。乃取祖考以來墓銘所存者，集為一編，首自為序。其意欲傳示子孫，永永無窮。及先君令公之葬，祖考也，亦親為誌。所次先烈甚備。自先君之亡，家世文集，所掌不專。四兄為孟州司法，盡取先君文集之官牘物故，嬾卒以携以歸其家。不能辨識，盡亡失之。其先祖所集墓銘一編，在家又遺脫大半。存者首尾十數幅而已。其自成立，痛家集之散缺，百計訪求，十稍得其一二。而所集著墓銘者，終不可得。每日感念，未嘗忘心。至於冥禱天地神祇，亦莫萬一有獲。慶曆三年，自陝西山路帥，召為樞密副使。三代皆及贈典，而

曾祖妣忘其姓氏閱所存墓銘則有清河郡夫人之誌遂以張氏追封
 後耳詳之張氏乃四代祖鼓城府君夫人也雖辨其誤而無如之何四
 年秋謀先君之葬得起居會人自龍圖閣尹洙為誌贊善大夫薛仲儒
 書后書總數行有宣州掌記辛有終者既未卒化歸來訪且云曾得先令
 公文二編不敢隱聞之驚喜遽問其目則曰書題草也次日得之視其
 目如其言且慰且恨及反覆披究則雜以他文先祖墓誌亦在焉參考
 祖先事迹益以明白驗曾祖妣乃史氏也亟請書石者獨未書姓氏郡
 封是冬遇郊恩即追正之噫是辛君者若稽數日不言亦後於事矣孔
 子為孝弟之至通於神明豈小子念親之至而神所報乎後之子孫其
 可怠哉因感其事取五代祖而下及諸宗屬所為文章編為六上卷乃
 墓誌行狀及授官告辭冠於首篇命諸子姪人錄一本以藏於家後
 王之者或不謹嚴使夫其傳則上天至明祖宗至靈是必降殃以懲不
 孝其戒之哉其戒之哉謹序
 珍重家牒追原先世仁人之心必自此始矣 葛端調

三朝聖政錄序

韓琦

夫○監○之○無○愆○者○先○王○之○成○憲○也○。前○之○不○忘○者○後○事○之○元○龜○也○。昔○周○漢○守○文○之○君○皆○能○謹○行○祖○考○之○道○。故○神○保○其○治○而○民○安○。其○法○閱○予○之○詩○寧○之○歌○。繇○是○而○作○也○。洪○惟○有○宋○之○受○命○也○。易○五○代○之○弊○。規○萬○世○之○策○。海○內○休○息○。不○覩○兵○革○之○患○者○幾○八○十○年○矣○。是○蓋○太○祖○太○宗○真○宗○神○武○之○所○戡○定○。文○德○之○所○安○輯○。以○繼○以○承○。時○用○免○大○。若○其○君○人○之○遠○體○。為○邦○之○善○訓○。固○已○存○諸○史○氏○之○載○。悉○於○故○老○之○談○。宜○乎○開○助○後○聖○而○垂○之○無○窮○。已○權○嘉○州○判○官○石○介○。言○學○有○立○志○切○忠○義○。感○唐○臣○吳○兢○所○撰○貞○觀○政○要○。廼○謂○昔○之○曰○聖○曰○治○之○主○。不○世○而○出○。願○未○若○我○三○后○之○紹○隆○。謨○烈○之○無○前○者○也○。皇○帝○陛○下○。天○授○仁○詰○孝○而○善○繼○。不○假○遠○稽○上○古○之○術○。以○期○至○化○。自○可○

履祖宗之盛迹以興太平。然國謀之繁。以萬機之覽。則浩而難究。君務之衆。以一事之明。則推之寔廣。遂採記三朝以來行事。聞見最詳者。類而次之。為二十門。目曰三朝聖政錄。每篇之末。又自為之贊。以申諷諭之意。夫古人有負暄美芹。猶思自獻於上。何則。已之所奉者薄。而心之所嚮者大也。今介是舉也。上以述列聖之美。次以達一人之聽。其於奉上。凌君之心。誠亦厚且大矣。唯聖主日置左右。留神觀采。守此昭範。勤於奉行。以舉乎政綱。以昌乎積累之丕緒。闕文。女之氣格。極似蔚宗諸傳序。葛端調。

○ 五賢贊序

雖 琦

余既新夫子之宮。乃繪諸弟子及右氏而下釋經諸儒於東西序。又圖孟荀楊王韓五賢於書樓之北壁。遣人自國庠得前人所撰孔子弟子暨釋經諸儒之贊。署於其側。獨五賢者無贊焉。諸生欲其速備也。亟請鄙文以補之。余惜其缺。諾焉而不敢讓。既而嘆曰。夫五賢者。聖人之亞。學者之師。諸生姑欲速一時之備。使余不暇求當世能文者為之辭。而輒易言之。世且譏我。諸生豈凌我哉。雖然。孔孟之道。堯舜之德。而塗巷之人。六能稱誦之。同推其善而已矣。知我者宜恕焉。

曲折有韻。葛端調。

韓文公辭之命辭其姓茲為不難難則其寔曰夫正領於聖人之亞
聖賢至前謝之賢深林其幽難正領於無賢為能士於其聖爾以亞
孟伯封王韓正領於書對之北韓聖人自西華晉前入到其小千年千
全國備夫十二至六餘餘策千次次入不難難能需作東正千夕國
王正領於

錄附鼓城府君墓誌石本序

韓琦

琦閱家集見真定主簿張度所撰四代祖鼓城府君墓銘知魯祖今公
於晉天福中莖府君於趙州贊皇縣太平鄉之北馬村然值五代之亂
天下以兵相戕賊常趙並邊復有北胡之患子孫避地多故於歲時灑
掃荐奠益不能及歷祀既遠遂忘所在琦自塵祿仕深惟祖考塋域之
重極意崇算而念府君之英幸知其州縣鄉里之名雖距今百有餘年
苟得土人之耆舊可倚者使周訪之則萬一可識茲志未遂不敢懈心
嘉祐三年冬偶故吏鄭嗣宗者自東川宰行服歸趙過都請見問其所
居則曰贊皇之邑外也問北馬則曰所居之鄰村也遂以府君墳墓記
之嗣宗去不數月馳來告曰北馬有古塚歸然里人至今呼為韓評事

韓忠肅王安陽集

鼓城府君墓誌石本序一

廿五

墓乃遣男忠彥與指使殿直李廷慶同往視之。且使祭而告曰：「若非開
隧視銘，則無以取衆之信。祭已，擇日開隧。先是開於邑，至日令尉偕至。
與夫近村之老幼婦女環而觀者數千人。練及墓，則張度所為誌石在
焉。門頗朽缺，自外窺之，壙中一皆安然，無所動。壁之丹牘尚若新塗。繪
者忠彥即出誌石示於衆，皆驚呼嗟異。令尉閱其文，亦相與欣嘆為忠
彥賀。亟具墨蹟傳其本，置石於故處，而實其隧中壙旁。地繚以垣，墻樹
以松栢，得嗣宗之甥彭昂者主守之。噫！祖先之葬百餘年矣，數世已忘
其所在。一旦求而得之，復內外完固，無少犯者。實吾先積慶之感，而與
世稀濶之事也。石本比家集舊文有少刪畧處，蓋曾祖令公削其煩也。
舊文闕六代七代祖之諱，今皆得之。謹錄而載於家集府君誌文之後。

俾子孫傳之。知吾奉事祖宗之勤，賢者必能過吾勤而不肖者亦當勉
吾勤而自勉也。

讀此文深人水源木本之思。葛端調

○錄載五代祖庶子并其二弟墓誌序

韓琦

琦之五代祖庶子而上世葬於博野縣蠡吾鄉之北原庶子生祠部與
 鼓城府君鼓城生永濟府君永濟始自北原徙鼓城與夫人張氏葬於
 趙州贊皇縣太平鄉之北馬村後之子孫奔逐薄官故於蠡吾之塋省
 視不能及天聖中三兄司封任羣牧判官有鄉貢進士韓可者自博野
 赴舉來京師與司封兄相過從且叙宗派慶曆八年琦知定州而可之
 子弁亦來請見稱從姪問其祖系相承之次第不能悉也而可之父子
 復未嘗一語及先塋之所在嘉祐三年琦既得鼓城之墳於北馬再嚴
 封樹且念庶子之塋雖年紀尤遠苟訪之勤亦當得之今故吏國子博
 子劉觀通判永寧遂以茲託已而得觀書言弁嘗補葺舊塋得二誌文

韓忠獻王公集

五代祖并其二弟墓誌序一

廿七

一諱文捺并以墳圖來示詳二誌所載三代則皆庶子之親弟也八年
春遣男忠彥走蠡吾以詳辨之一墳處諸塋之西北最大而高忠彥意
若神感謂衆人曰此當是吾庶子之塋也於是祭而開壙及晡得其誌
石視之果然衆大噤異而庶子塋嘗為暴水所浸內甚沮洳逮遠祖諸
塋皆久失治完遂一新崇葺事具重修五代祖塋域記噫琦以區區奉
親之志而獲天之報也歟矣其所以答天之意者惟奉事先世益加其
勤至於瞑目而後已耳吾子孫輩視吾奉親之志如此而獲天之報如
此可無動心而思繼者哉今錄庶子與其二弟誌文附於家集以永其
傳云鼓城誌文曾祖登州錄事參軍當云諱沛而書以高祖沂州司戶
府君之名者當時填諱之誤也謹序 ○叙處疎疎有法 葛端綱

○○無友不如已解

韓琦

或曰聖人之為教也人苟有心而進焉豈有拒而不與之者乎而語載
孔子之言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已者然則劣於已者既不可以為友優
於已者又安得而友諸於聖人之教無乃隘而不通乎曰非是之謂也
聖人之教人也必使知其本此其擇友之本與曰擇友何本曰學學然
後能修身身修然後能擇友學明矣身修矣則知其能忠信而循道者
親而友之其不能忠信而違道者亦知其莫已若而不可與之為友矣
曰人之求友也切磨而相成於善者也必俟乎彼此知道而後及焉何
益曾子聖門之高弟也而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
交而不信乎曾子尚猶不自知其忠信而友於人况其下者耶曰不然

學而知道。得友而相成。以趨乎聖人之塗。其益豈少哉。夫聖人而下。所謂大賢人者。皆擇善而固執者也。曾子之云者。蓋懼執之不固而失矣。道其修身擇友之至者。與若頌已一行之高。一能之長。謂人有心而進於道者。皆莫已若而弗之友。中人猶且不為。豈聖人教人之意乎。

不如已。只在心術上辨。最是時解。將此節自作一項。不知人惟心有主。而後能有所是非。去取於人。不然。則忠信之主。又何指耶。觀此可悟。曾端調。

○與文正范公論師魯行狀書

韓琦

其啟辱教示及之翰。所撰師魯行狀。俾附永叔作誌文。讀之思其人。悲咽不能勝。觀所載事。又有與聞見殊不相合者。大以為疑。及閱尹氏姓子辨列。則皆其之疑者。於是釋然無所限。而喜尹氏有人矣。甚善其憶公前書。道師魯將亡時。公亟往而謂曰。師魯平生節行。當請歐陽永叔與相知者為文字。垂於不朽。師魯舉手叩頭曰。盡矣。其復何言。其又嘗接師魯言。以為天下相知之深者。無如之翰。則於紀述之際。宜如何哉。今所誤書。若不先繇之翰。刊正。遂寄永叔。彼果能斥其說。皆以實書之。則行狀與墓銘二文相戾。不獨惑於今世。且惑後世。是豈公許歿者之意。果不可朽耶。之翰果盡相知之誠。不負良友耶。嗚呼。師魯有經濟之

才生不得盡所蘊。謫非其罪而歿。又為平生相知者所誣。以惡書之。是必不瞑於地下矣。實善人之重不幸也。且前賢行狀。必求故人。故吏為之者。不徒詳其家世事迹而已。亦欲掩疵揚善。以安孝子之心。况無假於掩而反誣之乎。夫生則賣友以買直。死則加惡以避黨。此固庸人之不忍為。豈之翰之心哉。但恐不知其詳耳。然不知其詳而輕書之。以貽今世後世之惑。使師魯不瞑於地下。為交友者不得無過。今聞之翰。領江南漕。必已離安陸。願公不以千里之遠。速以行狀附還。使詳尹姪之說。悉刊其誤。然後以寄永叔。必能推而廣之。使師魯之行實傳之光顯。垂於無窮。則公之許死者。是謂踐其言。天下忠義之人。皆有所勸。公之名德益重於世矣。幸甚幸甚。責人之文理嚴而詞恕。不失忠厚之意。調

○北嶽謝雨文

韓琦

維聖祐三年歲次辛卯三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北嶽安天元聖帝其覽載籍見堯湯水旱之事而說者多歸之天數以為雩崇之禮蓋有國家者徇民志而安下情其實不可求也乃有一守令自暴一御史決獄而能上動天意應時注雨則於二者之說不能無惑焉好過法今則判然無惑矣其自承詔來定會河朔歲灾比年雨不時降為民之守察民之窮而無所訴也則必走僚屬乞靈於嶽祠之下或二日至五日神應響答甘澤大洽故北道歉殫而定獨小康神貺多矣今歲自正月至三月不雨民復震駭願蚩蚩者無告獨神之有以訴也於是載加精禱幸紓民患既而雲容聚散連日晝陰至七日雷電始發

一雨告足則知至誠者必能感神而神必能為民之福也又何惑焉謹
擇日具牢酒以為報惟神蔭佑終賜有年尚饗
溫彝善氣可令神聽和平 葛端調

○ ○ 太夫人胡氏墓誌銘

韓琦

慶曆五年二月二十三日琦奉皇考太師皇妣仁壽郡太夫人歸附於
相州安陽縣之新安村以所生大寧郡太夫人侍癸馬棺槨之制率用
降等安神之次却而不齊示不敢瀆也夫禮非天降也本於情而已
矣今夫人從太師於此域所以慰孝心而稱人情也夫人姓胡氏其先
蜀郡成都人曾高以來世籍富貴豪於西土父覺始仕孟氏名在朝籍
乾德三年太祖平兩川例遣歸闕生夫人於京師久之不得調卒夫人
從母李氏遠故秦王牙吏王慶王被遣左右皆得罪家族無依遂以夫
人歸於太師天人生而淑明柔德備善書札尤精女工凡點酥剪絲擬
狀生物隨手萬態如出造化性慈仁歸信釋氏歷觀藏典深達義趣口

能誦者十數。經閨門之內，傳授教誘，人人嚮善。太師委以主家事，夫人
上奉仁壽，下睦宗嫺，內外無間言。仁壽得○休○而禮之相待之意，猶姪婦然。
夫人生二子，曰璩，曰琦。璩終秘書省著作佐郎，仁壽撫之，義均所生。在
髫稚時，夫人或咎之，仁壽必奔至保救，怒終日不與夫人語。琦未成人，
仁壽已去世。天聖五年春，琦始與著作兄同擢進士第，綵衣拜慶。當時
為榮琦初任通判淄州，迎夫人之官下，與婦崔氏晨昏侍膳，羞奉顏色，
孝養無違。八年夏，方受代，而夫人宿疾作，琦目討方書，治湯劑，躬自杵
藥，未嘗委人。禱神訪醫，卒不獲驗。終於五月九日，享年六十三。自琦登
朝，暨添二樞府，夫人凡三進封，至太寧郡太夫人。嗚呼！顧復之恩，如天
地之大，非言可紀也。然刻琢徽懿，著於亡窮，亦孝子之志焉。臨窆，氣號

為之銘曰：哀哀蒼天，予有罪兮。當天余身，何佑余以祥兮。反喪余親，使
余生不得盡與卷兮。余豈榮乎鼎茵，倘親壽之少延兮。敢謂天之不仁，
惟○勉○勞○之○恩○固○以○報○兮。余恨終天而不泯。
誌文有體，銘詞深折。葛端調

韓琦

韓琦字子徽於琦同母兄也

天聖五年春擢進士高第初
任安化軍節度推官丁母太寧郡太夫人憂去官服除再調權舒州團
練判官又為建昌軍判官慶曆元年秋吏部奏課最授秘書省著作佐
郎知壽州安豐縣事二年二月十九日以疾卒時年四十一娶陳氏勳
臣之裔雅有婦德生一子正彥將作監主簿四女並在室兄少負雋氣
聰穎過人每讀書必泯絕外慮雖左右囂然如不聞以是經史百家之
言一覽即能誦記尤通左氏春秋為文敏速初若不甚經心及成詞壯
理備雖他人精思有不及者性純易襟量夷坦遇人無賢愚一以誠接
之曠然不知世路有風波陷穿之險有時意樂閑放與朋友相過從酣

○五兄著作墓誌銘

韓琦

○此○人○不○惡○

韓琦

五兄著作墓誌銘一

世三

笑○杯○酒○間○或○逾○旬○與○未○盡○不○止○及○刻○志○於○學○則○下○惟○閉○戶○以○墳○典○自○環○
雖○在○寢○食○未○嘗○捨○卷○其○真○率○如○此○當○官○治○簿○書○斷○獄○訟○發○決○如○神○所○至○
以○明○幹○稱○然○志○氣○磊○落○事○上○官○未○嘗○降○禮○以○強○顏○曲○意○求○荐○舉○為○大○恥○
故○久○滯○賔○幕○兄○亦○壽○才○越○強○仕○不○得○盡○其○器○能○嗟○乎○二○年○間○司○封○兄○與○
兄○相○繼○而○亡○惟○小○子○獨○承○門○戶○之○重○雖○叨○竊○寵○任○顧○先○生○行○無○一○存○者○
復○何○榮○哉○但○諸○孤○滿○目○每○一○念○至○不○覺○涕○之○無○從○也○今○奉○考○妣○歸○厝○故○
里○以○兄○送○葬○於○東○塋○之○壬○位○永○懷○友○愛○哀○不○自○勝○銘○曰○天○生○雋○奇○當○有○
所○施○才○優○官○薄○惟○世○孔○悲○復○奪○之○壽○天○豈○無○知○慶○有○餘○者○嗣○人○是○且○
雅○盡○ 葛端調

故崇信軍節度副使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尹公墓表

韓琦

公諱洙字師魯其先太原人曾祖誼以道晦亂世不仕祖文化始以村
行興其家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仲宣舉明經累長郡邑庶怒
明決所至以循吏稱終虞部員外郎以公貴贈工部郎中刑部奏其父
河南今為河南人公幼聰敏喜學無所不通尤長於春秋善議論參質
古今開判凝滯聞者欣服之天聖二年登進士第授絳州正平縣主簿
歷河南府戶曹參軍即武軍判官舉書判茂萃遷山南東道節度掌書
記知河南府伊陽縣時天下無事政闕不諱以兵言者為妄人公乃著
叙燕息戍等十數篇以斥時弊時人服其有經世之才文康王公知而

荐之。召試克館閣較勘。遷太子中允。時文正范公治開封府。每奏事見上。論時政。指丞相得失。貶知饒州。余公安道上疏論救。坐以朋黨。貶監筠州酒稅。公慨然上書曰。臣以仲淹忠諒有素。義兼師友。以請北臣。臣當送坐。貶崇信軍節度掌書記。監郢州商稅。歐陽公永升移書讓諫官不言。又貶夷陵令。當是時。天下稱為四賢。徙唐州。丁父憂。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府。長水縣。趙元昊反。康定元年春。寇延州。大將劉平逐戰陷虜。天子乃命文正夏公都部署陝西之兵。開府永興軍。以經畧招討之。予與范公為之副。公為判官。未幾。上遣翰林學士晁公宗慤入內都知王守忠替出兵攻賊。合府議奏曰。今將與兵尚未習練。願謹邊防。期以歲月平之。使還。而賊浸寇鎮戎軍。部將劉繼宗禦之。為賊所敗。詔

下切責。俾以進兵。月日來上。府中浸議曰。將在軍。雖得以自便。然攻守大計。當稟奠於朝廷。乃畫攻守二策。余與公詣闕奏之。唯上所擇。詔不攻。策已而難之。事方寢。賊浸遣人以書叩延州。偽請和。而大舉兵寇涇原之山外。殺部署任福。公時在慶州。得涇原求援書。即移文慶師。率其部將劉政。銳兵數千人。便道走鎮戎。未至。賊引去。夏公奏公為守。徙通判濠州。又改秦州。遷知涇州。徙渭州。兼管勾涇原路。經畧部署司事。涇原乘葛師懷敏覆軍之後。傷夷殘缺。千罅百漏。公夙夜撫葺。一道以完。時宣徽使鄭公為陝西四路帥。王靜邊寨主劉滬議遣其屬官者作佐。即董士廉與滬於章川堡南入諸羌中。開道二百里。修水洛城。以通秦之援。兵公曰。賊數犯寨。必併兵一道。五路帥之戰。兵嘗不登二萬人。而

當賊吳舉國之衆吾兵所以屢為賊困者。蘇黃石河路來援。雖遠水洛路二日而援師安然以濟。今無故奪諸羌田二百里。列堡屯師。等耗芻糧不勝計。以真秦援一二日之速。則吾兵愈分而邊用不給矣。乃奏罷之。使詔送之。會鄭以府罷。改知永興軍。乃署前帥牒。飭滄等督役如初。二人者遂不奉詔。興作不已。公遣人召滄者。再不至。乃命瓦亭寨主張忠代滄。滄不受。伐部署狄公。於是親至德順軍。攝滄士庶下獄。差官按問。而鄭比奏本道沮滄等功。朝廷卒薄滄等罪。徙公慶州。而城水洛焉。會慶師孫公請終任。改知晉州。慶曆四年。契丹遣使報西戎元昊。詔河陝三路要郡皆擇人。徙知潞州。當范公之在二府也。余安道歐陽永○復○善○此○昭○似○緩○似○急○是○龍○門○許○叔○意○輩並為諫官。天下屬望諸公。日謁忠獻。納不避權貴。而公方勤勞。塞

上迹遠。朝廷暨諸公相繼罷去。向天下目之為賢者。執政指之為黨。皆欲因事斥逐之。士庶者即詣闕上書。以水洛事訟公。且誣公在渭有盜賊。制使承風指。按驗百端。不能得一毫。以汚公。有部將孫用者。出於軍較。嘗自京取民息錢。至官貧不能償。公與狄公惜其才。乃分假公使錢。俾償其民。而月取其俸償於官。逮按問而錢先以輸官矣。坐此貶公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公牒至南陽。訪醫藥。疾革。對賓客妻子。無一感言。整冠帶。盥濯。怡然隱几。而卒。時年四十七。慶曆七年四月十日也。公天性慈仁。內副外和。凡事有小而可矜者。必惻然不忍。發見顏貌。及臨大御。斷大事。則心如金石。雖鼎鑊前。列不可變也。在軍謙勤。愛士。雖悍夫冗列。皆降意容接。故人。願盡其力。所至郡邑。修設條

教務以實意及下去則人思之文章自唐衰歷五代自淪淺俗寢以大
敵本朝柳公中塗始以古道發明之浸卒不能振天聖初公獨與穆叅
軍伯長矯時所尚力以古文為主次得歐陽永叔以雄詞鼓動之於是
後學大悟文風一變使我宋之文章將踰唐漢而躡三代者公之功為
最多初朝廷之將用攻策也命葛懷敏出廊延道勅兵綏右間攻賊積
聚招懷種族奪其要害而保障之賊知朝廷之威必翻然來服則久而
易制公曰是行也不患將卒無勇患應敵寡謀耳乃自請參議懷敏行
營軍事有詔如請而事中罷今夫文武之士平居議論慷慨自謂忠義
勇決世無及者一旦遇急難而試之遂如兔喪氣奪百計避脫雖以富
貴誘之猶掉臂而不顧余居邊久閱人多矣如公挺然忘身以為國家

者天下不知有幾人嗚呼以公文武之才皦皦然震暴天下之如是曾
不得一紓所蘊於公卿之位輔致太平之業而反遭罹謫毀遂終貶官
此當世有道士所以仰天嘆呼疑為善而得禍而中人者引以為鑒
思擇利而自安也然上以聰明仁恕御天下一細民之枉必矜而獲辨
如公以文致其罪未有抑而不申者也故當時指以黨而排去者不四
三年間皆躋顯官處大任使公年且及此其進擢可量哉奈何乎天不
與公之壽也悲夫公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娶張氏鹿邑縣君
以順以慈克正家道公七年而亡兄源太常博士亦以文行稱於世
弟湘三班奉職冲秀州華亭縣主簿濤泳未仕並先公而卒沂資性淳
茂動謹門法子男四人長曰朴奇雋博學有父風其二未名俱早世其

幼曰構。今方十歲。女五人。長適虞部員外郎張景憲。次繼適張氏。次適太常寺太祝謝景平。次二人未嫁。姪材。文學器識。足以嗣公。而敢尚名節。無仕進意。至和元年十二月日。沂材舉公夫人之喪。葬於維氏縣某鄉之某原。從吉卜也。范公嘗以書謂余曰。世之知師葬者莫如公。余已為其集序矣。墓有表。請公文以信後世。余應之曰。余實知師葬者。又得其進斥本末。為最詳。其敢以辭。既實書其事矣。又考性命之說。而表於墓曰。嗚呼。自古聖人。必推性命。如公之文武傑立。而貫以忠義。此天之性。信不大顯。遭諫而跌。且不壽。此天之命。雖孔孟不能以兼遠。尚一歸於默定。昧者不思而妄求。終自奔於邪徑。故公臨禍福生死。而曾不少變。是能安性命而歸正。惟大名赫然。日月之光。亘萬古。

而嗚瑩。吾聞善人者。天必報之。後。宜嗣人之蒙慶。

公文多簡渾朴直。獨此篇婉詞曲致。慷慨悲烈。十分用意。可謂不負死友。葛端調。

孫有可墓誌銘

故太常博士通判應天府贈光祿少卿孫公墓誌銘 并序

韓琦

公諱侑字有可。祖先汝陽人。家世儒學。自唐以來。為冠冕名族。曾祖真祖。鑑生五代間。恬晦不仕。父庸。太祖朝。上書言當世大務。擢補開封掾。終殿中丞。贈刑部尚書。尚書徒居潁川。今為潁川人。尚書深古學。聚書數千卷。以教諸子。長子何。次子僅。遂以文學有大名。公為少子。獨倜儻任俠。好擊劍。習兵法。慕古人立大功。哥節始未肯勤。閱父書。暨二兄舉進士。總為天下第一。於是刻意為學。而天性警拔。不數年。能踵二兄之業。咸平三年。復一上中進士第。時契丹尚擾北邊。赴調者皆擇官東南。以自便。公獨請補威虜軍判官。冀乘時自奮。以見功業。已而契丹講和。

孫有可墓誌銘

孫有可墓誌銘一

卅九

公志不就。再調朔州軍事推官。用知已薦。授大理寺丞。知同州白水縣。次改開封府封丘縣。真宗幸亳。三司使丁謂為頓遞使。表公知襄邑縣。駕還。職辨。特轉殿中丞。遷太常博士。文惠王公隨出。知應天府。辟公通判府事。王公政尚寬易。而公以嚴決濟之。庶務稱治。天禧元年八月十一日。以疾卒。時年四十六。公性濶達。持重。然每聞人之善。喜如已出。見非義者。甚於世仇。處身至廉。而輕財好施。及此。幾無以為葬具。士以此稱服之。所蒞郡邑。強明而不苛。吏民畏愛焉。夫一盛一衰。其天道之常乎。當淳化咸平中。公二兄連舉冠多士。而公次舉。復登科。天下聲慕。皆目孫氏為大小狀元家。至於父兄之訓。子弟必舉。孫氏以為勸。唯恨其不及也。不二十年間。公與二兄相繼而止。而公二兄之後。今衰榮不振。

僅存嗣續。獨公子周為此部員外郎。知洛州。端介有吏幹。諸孫皆謹厚。嚮學天頤。孫氏而俾復興者。其公之裔乎。公娶韓氏。柔順有賢德。比部登朝。累贈公光祿少卿。母夫人追封陳留縣太君。男二人。長曰咸。終太子中舍。次比部也。女四人。長適彬州軍事判官姜義。次適大理寺丞楚元卿。次二人。幼為尼。孫男五人。孫女五人。以至和元年十月七日。葬於河南府河南縣太尉鄉上官里先尚書之墓次。將葬。比部以書來告曰。周不幸少而孤。先君行已在官之迹。十不能記一二。得舅撫大槩。以銘之。斯不朽矣。銘曰。猗公之為。超然遠馳。始慕古人。功名自期。志兮可尚。逢也非時。卒繼伯仲。以文發基。試才郡邑。吏喘民熙。壽盡于天。彫不大施。惟公之宗。始盛中衰。衰而復興。在公本支。在子能孝。卜龜符龜。附公

先塋神兮安之。

叙論功業實無乏取。特文字興歎盛衰榮落之感。有足動人者。故存
之人以文傳。附青雲之士以聲施。後世詎不信哉。萬端調

○故河南尹君墓誌銘 并序

韓琦

河南尹君名朴。字處厚。師魯之長子也。幼博學能文。通春秋。知古今。議
論根蔕。經史明白。是非雖先達父友。皆踈然屈服。不敢以齒。少過之師。
魯高又大節。當世師仰。居家未嘗不以古聖賢之道誨其子弟。故處厚
不獨天性超絕。以承父之教薰炙。漸積而至於大成焉。嘗一舉進士。誤
為有司所絀。反笑曰。是豈足以盡吾才耶。師魯勉以應制舉。於是所記
益廣。所學益深。師魯每嘆曰。吾道之克傳。吾門之所寄。在此兒也。慶曆
中。余與今樞密副使田公元均奉詔宣撫陝西。時搢紳草澤上書以方
畧言者數百人。余請田公第其高下。而獨取布衣趙仁濟者為第一。然
怪其所論特奇。疑非仁濟言。既而知處厚代為之。田公驚而謂余曰。尹

氏有子矣。尹氏有子矣。自是余常稱於公。卿間謂其學必能繼師。魯其才必為朝廷所用。不幸年二十五而亡。良可哀已。師魯諱洙。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以諫貶崇信軍節度副使。未起而卒。處厚娶王氏。再娶宗氏。一男曰煥。一女尚幼。處厚將從師。魯之喪。葬於緱氏也。其從弟材來告曰。伯父以公之知處厚也。嘗屬材曰。異日當請銘於公。今葬矣。敢以伯父之言告。乃為銘曰。惟壽惟夭。遠者一焉。愚壽而臧。賢夫而傳。嗚呼。處厚孰短孰延。吾疑禍福不主於天。惡兮不折。善兮不年。天果主邪。胡為而然。 葛端調 筆勁而致自婉。

○○故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師歐陽公墓誌銘

韓琦

熙寧五年閏七月二十三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歐陽公薨於汝陰之私第。年六十六。上聞震悼。不視朝。贈公太子太師。卹後加諡。不以常比。天下正人節士。知公之亡。罔不駭然相痛。失依仰。其孤寺丞君乃以樞密副使吳公所次功緒。并致治命。以墓銘為請。竊惟當世能文之士。比出公門下。不屬於彼。而獨以見屬。豈公素諒其愚。謂能直筆。足信後世耶。此其敢辭。公諱修。字永叔。唐太子率更令詢四世孫。琮嘗為吉州刺史。又八世生萬。復為吉之安福令。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柳。安福六世孫也。孝悌之行。鄉里師服。南唐為武昌令。累贈太師中書令。曾

祖妣劉氏。追封楚國太夫人。祖諱僊。強學善屬文。南唐時獻所為文十餘萬言。試補南京衙院判官。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李氏。追封吳國太夫人。父諱觀。性至孝。力學。咸平中擢進士第。當官明而尚恕。每決重辟。尤加審謹。苟理有可脫。必平反之。終泰州軍事判官。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鄭國公。自公祖始徙居吉水。凌吉水析為永豐。今為永豐人。公四歲而孤。母韓國太夫人鄭氏。守志不奪。家雖貧。力自營贍。教公為學。公亦天資警絕。經目一覽。則能誦已。為文下筆出人。意表。及冠。聲問卓然。天聖中舉進士。凡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為第一。建崇政試。雖中甲科。人猶以不魁。多士為恨。初補西京留守推官。洛伊文康王公知非常。才歸。荐於朝。景祐初召試。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

館閣較勘。時文正范公權尹京邑。以直道自進。每因奏事。必凍時政得失。大忤宰相意。斥守饒州。諫官不敢言。公貽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余安道尹師魯繼上書直范公。復被逐。當時天下以四賢稱之。俄徙光化軍。乾德令改武成軍節度判官。康定初召還。復館閣較勘。遷太子中允。預修崇文。搃目成。改集賢較理。同知太常禮院。請外補。通判滑州事。慶曆初。仁宗御天下久。周悉時敝。重以西師未解。思欲整齊衆治。以完太平。登進輔臣。必取人望。收用端艱。以增諫員。公首被其選。擢太常丞。知諫院事。賜五品服。未幾。同修起居注。公素稟忠義。適時遇。主自任言責。無所顧忌。橫身正路。風節凜然。時正獻杜公文正范公。今司空富公。皆在二府。公每勸上乘間。延見。推誠咨訪。上後開天章閣。屢召諸公。詢

草。治。本。長。策。大。議。稍。稍。施。用。紀。綱。日。舉。僥。倖。頓。絕。小。人。始。大。不。喜。相。與。
巧。詆。必。期。破。壞。公。常。極。力。左。右。之。俄。拜。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大。臣。
有。建。白。請。廢。麟。州。徙。其。治。於。合。河。津。以。省。餽。餉。者。命。公。親。往。相。視。使。回。
奏。曰。麟。州。天。險。正。據。要。害。不。可。廢。第。減。其。兵。駐。並。河。諸。堡。有。警。呼。集。數。
舍。之。近。耳。兵。既。減。糧。自。不。乏。詔。從。之。又。奏。忻。代。州。苛。嵐。火。山。軍。並。邊。民。
田。始。潘。美。為。帥。患。虜。時。入。寇。徙。其。民。以。空。之。遂。號。禁。地。自。景。德。通。好。我。
雖。循。舊。而。虜。人。盜。耕。不。已。請。募。民。計。頃。出。丁。為。兵。量。入。祖。粟。以。耕。之。歲。
可。得。數。百。萬。斛。邊。用。給。矣。不。然。他。日。必。盡。為。虜。人。所。有。時。并。帥。恥。謀。不。
自。已。沮。撓。久。之。其。凌。卒。如。公。請。凡。賦。歛。過。重。民。所。不。堪。者。又。奏。罷。十。數。
事。疲。俗。以。安。四。年。秋。北。虜。盛。兵。雲。州。聲。言。西。討。朝。廷。疑。其。有。謀。議。遂。又。

武材臣密為經畫。二府請報公以姓。即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
轉運使。公至則區別官吏。使能者盡力。均徙財用。而邊計有餘。奏廣御
河清運。造鎖楸船。以絕侵盜。置都作院於磁相州。一道兵械悉仰給焉。
方條列北方利病。欲大為措置。會文正范公與同時入輔。者終為謀說。
所勝相繼罷去。一時進用者皆指之為黨。公復慨然上書。極言論救。執
政與其朋益怒。協力擠之。初公有妹適張龜正。龜正亡。無子。妹挈前室
所生孤女以歸。及并公為選宗人。晟以嫁之。會張氏以失行繫獄。言者
乘此欲并中公。復摺張氏貨產事。遂興訟獄窮治。上為命內臣監劾。卒
辨其誣。猶降授知制誥。知滁州事。執政意不決。撫勘官與監劾內臣細
故。皆被責。八年春。就改起居舍人。知揚州事。踰年。徙知潁州事。皇祐初。

復龍圖閣直學士。二年秋，移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歷尚書禮部
吏部郎中。丁太夫人憂，去職。服除，入見。上怪公鬚髮盡白，惻然存撫，恩
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內銓。素忌公者，恐將大用，乃為為公疏，請汰內臣，
以激眾怒。有選人胡宗堯者，當引對改官。前任本州，嘗以官舟假人，已
而經赦去官。止得循資。公與判南曹官對，自取旨。上欣然，令改官。宦者
楊永德密奏曰：宗堯翰林學士宿之子，言司援救之私也。遂出公。知同
州事。物論不平。上亟開悟，得公刊修唐書。俄入翰林為學士。史官修撰
勾當三班院。至和二年夏，請郡改侍讀學士。知蔡州事。留不行。復除翰
林學士。判太常寺兼禮儀事。遷右諫議大夫。嘉祐三年夏，兼龍圖閣直
學士。權知開封府事。前尹孝肅包公以威嚴得名，都下震恐。而公動必

循。班不求赫赫之譽。或以少風采為言。公曰：人才性各有短長。吾之長
止於此。惡可勉其所短以徇人耶。既而京師亦治。四年春，請罷府事。改
給事中。充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五年冬，以
木官為樞密副使。明年秋，參知政事。英宗登極，遷戶部侍郎。治平初，特
轉吏部侍郎。今上嗣位，改尚書左丞。公自處二府，益思報稱。毅然守正，
不為富貴易節。凡大謀議，大利害，與同官論辨。或在上前，必區判是否。
未嘗少有回屈。文武之士，陳請百端。公常委曲開論，曰：其事可行，其事
不可行。用是人多怨誅。至於臺諫官論事，有不中理者，遂達正色折之。
其徒尤切齒。日欲求疵。合攻公。自視無他，不恤也。始英廟踐祚，按祖宗
舊典，皇族尊屬之亡者，皆贈官改封。濮安懿王，英廟所生父也。中書以

本朝未有故事請付有司詳處其當上謙恭謹重命過仁廟大祥下禮
院與兩制官同議如期詔下衆乃言王當稱伯改封大國中書以所生
父稱伯疑無經據方再下三省議上遽令權罷俾有司徐求典故事久
不行臺官挾憤不已遂持此斥公為主議上章歷詆必請議定及以朝
廷未嘗議及之事肆為誣說欲惑衆聽又相率納告身以示必去上數
光宗諱諭知不可留各以本官補外後來者以風憲不勝為恥窺伺愈急
令上即位初御史蔣之奇者乃造無根之言欲以汚公中丞彭思永乘
虐助之公退伏私居力請公辨上照其誣罔連詔詰問二人者辭窮皆
坐貶公遂懇辭柄任上不得已除公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事
熙寧元年秋遷兵部尚書知青州事充京東東路安撫使時散青苗錢

法初行衆議皆言不便朝廷既申告誡公猶請除去二分之息令民止
納本錢明不取利又請先罷提舉管勾官然後可以責州縣不得抑配
不報三年夏除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畧安撫使
公累上章辭句易蔡州大畧以久疾昏耗不任重寄復曰時多喜新奇
而臣思守拙衆方興功利而臣欲循常執政知終不附已俄詔聽以舊
官知蔡州事公在亳已六上章請致政上眷惜之不允至蔡踰年復申
前請志益堅確上察其誠命優改官致仕年方六十有五天下士大夫
聞公勇退無不驚嘆云近古所無也公天資剛勁見義敢為襟懷洞然
無有城府嘗以平心為難故未嘗挾私以為喜怒獎進人物樂善不倦
一長之得力為稱荐故賞識之下率為聞人唯視奸邪嫉若仇敵直前

奮擊不問權貴。後雖陰被諫逐。公以道自處。怡怡如也。平生篤於朋友。如尹師魯、梅聖俞、孫明復。既卒。其家貧甚。公力經營之。使皆得以目給。又表其孤於朝。悉錄以官。自唐室之衰。文體隳而不振。陵夷至於五代。氣益卑弱。國初柳公仲塗。一時大儒。以古道興起之。學者卒不泛。景祐初。公與尹師魯專以古文相尚。而公得之自然。非學所至。超然獨驚。衆莫能及。辟夫天地之妙。造化萬物。動者植者。無細與大。不見痕迹。自極其功。於是文風一變。時人競為模範。自漢司馬遷後。幾千年而唐韓愈出。愈之後。又數百年而公始繼之。氣辭相薄。莫較高低。何其盛哉。所治經術。務究大本。嘗以先儒於經多所得矣。而不能無失。唯其說或有未通。公始為辨正。不過求聖人之意。以立異論。嘉祐初。權知貢舉。時舉者務為險怪之語。號太學體。公一切黜去。取其平澹造理者。即預奏名。初雖怨讟紛紜。而文格終以復古者。公之力也。筆翰遒勁。自成一家人。有得其片幅。必寶藏之。歷典大郡。以鎮靜為本。明不及察。寬不至縱。吏民受賜。既去。追思不已。滁揚二州。皆立生祠。嘗奉使契丹。其主必遣貴臣狎宴。出於常例。且謂公曰。以公名重。故耳。其為外夷欽服如此。至和中。陳恭公為相。欲塞商胡決河。使歸橫隴故道。公言。橫隴地已高仰。功夫不可為。未幾。陳罷去。有李仲昌者。乃議道商胡水入六塔河。公復上言。六塔壘隘。狹不能容大河。若為之。必潰決。害愈甚。時執政是仲昌議。又不用公言。後六塔堤果壞不成。自博以下數州。皆被水患。衆服公先識。在侍從八年。竭誠補益。前後上言百餘事。仁宗嘗曰。如歐陽修者。何處

得來故其言多所聽納。因嘉祐水災，凡兩上疏，請選立皇子以固根本。及在政府，遂與諸公參定大議。方英廟過，自謙退，未即承命，事久未決。衆悉危之，公協心開助，忠力為多。及即位之初，感疾未能聽斷，慈壽預政事，出權宜，公與諸公往來兩宮，鎮安內外，卒復明辟，人無間言。嘗被詔撰唐書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又自撰五代史七十四卷，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十一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十九卷。公於物無他玩好，獨好收古文圖書，集三代以來金石銘刻為一千卷，用今之好家刻者不知何所取也以校正傳記訛謬，人得不疑。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乙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棊一局，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為六一。

因自為傳以志之初，娶胥氏，翰林學士偃之女，繼室楊氏，集賢院學士諫議大夫雅之女，令夫人薛氏，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簡肅公奎之女，累封仁壽郡夫人，男八人，長發，次奕，並光祿寺丞，次棊，大理評事，次辨，光祿寺丞，餘皆早卒。女三人，皆早卒。熙寧某年某月某日，諸孤奉公之喪，葬於某地，銘曰：意公之節，其剛烈烈，彌違斥姦，義不可折，意公之文，天資不羣，光輝古今，左右典墳，直道而行，屢以諫，歷卒寤而知，惟帝之哲，升贊機務，方隅以寧，參議宰政，社稷是經，成此王功，大忠以效，德高毀及，退不吾較，公之來歸，既安且怡，宜報以壽，庚也，胡為公文在人，公迹在史，茲惟不窮，亘千萬祀。

大人物大文字，不為繁姿曲態，自可以傳。誌墓文竟可入正史者，此

歐陽公墓誌銘七

是矣。葛端詞

故樞密直學士禮部尚書贈左僕射張公神道碑銘

韓琦

故樞密直學士禮部尚書贈左僕射張公。以魁竒豪傑之材。逢時日奮。智畧神出。勲業赫々。震暴當世。誠一代之偉人也。其向守大名。其孫克夫。主簿元城。一日具書來告曰。克夫之曾祖昔事太宗真宗朝。勤勞內外。有大名於天下。而自葬距今。歷年久矣。墓碑之刻。闕然未立。請書其實。以表神道。固祖烈之益光也。其嘗摠領史局。觀所載公文武大節。頗亦詳矣。然其絕異之政。與天遺愛之迹。較然著於人聽者。猶未完悉。今得與鉅賢論次。而發揚之。以昭示於後世。誠所願已。公諱詠。字復之。世本鄴人。後徙居澶之臨黃。及公葬其先於鄆城。故為鄴之鄆城人。曾祖

諱立祖諱鐸。唐末與五代之亂，皆潛養德業，遠處無間。父諱景，以儒行自富，鄉里稱之。公登朝，授大理評事，累贈太常卿。公少倜儻，有大志，尚氣節，重然諾，為學必本仁義，不喜浮靡。太平興國四年秋，與忠愍冠公同赴大名舉，議將首荐公。公以同郡張覃素有文行，即率冠公上書請以覃為冠。一府欽嘆，遂如公言。士論多之。明年春，擢進士第，授大理評事，知鄂州崇陽縣事。六年，遇郊恩，改將作監丞。雍熙初，遷著作佐郎。歲滿，擢太子中允，通判麟州事。端拱籍田恩，轉祕書丞，代歸通判相州事。公以親老，辭得監濮州稅。俄遷知開封府，後儀隸事，賜五品服。時寇公與文靖李公故樞密副使宋公混連荐其才，擢荆湖丹路轉運使。淳化初，就改太常博士，制置使稱其能，詔褒美之。太宗素知公可用，召還。

起拜虞部郎中，賜三品服。未逾旬，擢為樞密直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勾當三班院時，張永德為并代帥，小較犯法，杖之而灰。有詔按罪，公封還詔書曰：「永德方被邊寄，若責一小較，遂笞辱之，臣恐帥體輕而小人慢上矣。不納，既而果營卒脅訴其大較者，上始寤。公言：『面加慰勞。』四年冬，東西兩川旱，民飢，吏失救，郇寇大起。五年正月，賊首李順陷成都府，詔遣昭宣使王繼恩充招安使，率兵討之。復命公知成都府事。五月，繼恩破賊，收成都，上留公至秋始遣行。時關中率民負糧以餉川師，道路不絕。公至府，問城中所屯兵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公訪知鹽價素高，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於是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千萬斛，軍中喜而呼曰：『前所給米皆雜糠土，不可食。』

今一一精好此翁真善幹國事者公聞而喜曰吾令可行矣時益雖收復諸郡餘寇尚充斥繼恩恃功驕恣不復出兵日以娛燕為事軍不敢送送剽奪民財公於是悉擒招安司素用事吏至廷面數其過將盡斬之吏皆股栗求活公曰汝帥聚兵玩寇不肯出皆汝輩為之今能亟白乃帥分其兵尚可免死吏呼曰惟公所命兵不分願就戮公釋之繼恩即日分兵鄰州當還京師者悉遣之不數日城城中兵半既而諸軍請食馬芻粟公命以錢給之繼恩詎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公聞召繼恩謂曰今賊餘黨所在尚多民不敢出招安使頓兵城中不即討芻粟民所輸今城外皆寇也何繇得之繼恩懼即時出城討賊公計軍食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運糧上喜曰向益州日以乏糧為請詠至方踰月已

有二歲備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公以順黨始皆良民一旦為賊脅從復聞其有疲弱偶挂盜籍者當示以恩信許其自新即揭榜諭之已而首者相踵公皆釋其罪使歸田里一日繼恩械賊數十人請公行法公詢之悉皆前所自首者復繼之繼恩恚而問公公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屢化賊為民不亦可乎公度繼恩日橫不能改亟以狀聞願選忠實可倚者與繼恩共事庶不敢獨任上乃命入內侍省押班衛紹欽克同招安使自是繼恩克勢為屈未幾二人者皆召歸就以劍門關總管上官正為招安使順之餘黨公撫安於內正招討於外尋閱月而兩川平至道二年改兵部郎中繼丁父與母新昌郡太夫人謝氏憂皆起復三年秋西川都巡簡使韓景佑為所部廣武卒劉盱所逐率

衆掠懷安軍破漢州公方與僚屬會大慈寺報至飲燕如故舉城憂之
賊又掠邛蜀將趙益公適會客報者愈急公復不問其夕始召上官正
謂曰賊始發不三四日破數郡勢方銳不可擊今人所得掠氣驕賊逼
吾城乃送死耳請出兵北至方井當遇賊破之必矣正即授教及行公
爲出送於郊激其盡力正至方井果遇賊一戰斬旻首餘黨盡平衆益
服公料敵制勝人所不及真宗即佐遷左諫議大夫咸平初召拜給事
中充戶部使改御史中丞承天節大臣主齋會被酒不如禮公彈奏之
無所憚二年與溫公仲舒同知貢舉俄以工部侍郎知杭州事時歲飢
民冒禁販鹽捕獲者數百人公悉寬其罰官屬執言不可公曰錢塘十
萬家餓殍如此若愼禁益嚴則聚而爲盜患益甚矣俟秋成敢爾當痛

以法繩之。境內卒以無擾。時歲滿。杭人詣闕請。有詔褒其善。改五年
冬。改知永興軍府事。初公之自蜀還也。詔以諫議大夫牛冕代公。公聞
之曰。冕非撫御才。其能緩輯乎。始踰年。果致神衛大較。上均之亂。遂冕
據益州。後雖討平之。而民尚未寧。會益守馬公知節徙延安。上以公前
治蜀長於安集。威惠在人。復以公爲樞密直學士。遷刑部侍郎。知益州
事。蜀民間之。皆鼓舞相慶。如赤子久失父母。而知復來。鞠我也。公知民
信。易嚴以易。凡一令之下。人情無不慰。愜。蜀部復大治。轉運使黃觀
以政迹聞。賜詔加獎。就改吏部侍郎。命謝濤巡撫於蜀。上遣濤諭公曰。
得鄉在蜀。朕不復有西顧之憂。因詔公與濤議。鑄景德大鐵錢於嘉
州。一當小鐵錢十。銅錢一。於今便之。景德三年。召還。復掌三班院。兼判

登聞檢院中歲瘍生於腦不能中樞求知穎州上以公名臣有人望兩
守益部政無及者不當屈於小郡以真定府青州皆火鎮也聽公自擇
公皆不就上曰昇州可乎公即拜命大中祥符元年東封恩轉尚書左
丞時金陵多大灾居者不安公廉知皆奸民所為潛捕得之乃命先析
其胔斬之以徇火患遂絕中使祠茅山還言城中有黃雀蔽日而墜空
中聞水聲上視占書主民勞謂輔臣曰但守臣得人此固無患今詠在
彼又何虞也三年春秩滿昇民請留遷工部尚書再任俄以江東旱命
兼昇宣等十州安撫使祀汾陰恩加禮部尚書以瘍疾甚上章求分司
西京上聞之亟令代還不能朝懇請便郡差知陳州事終於八年八月
一日年七十上嘗稱公有將相器以疾未及用至是大痛惜之命優贈

官仁宗朝追謚忠定公夫賊正直濟以剝果始終挺然無所屈撓自
學益仕則有澤及天下之心而以富貴為薄逸人傳霖高蹈之士與公
素善公嘗與夜會劇談時諸鄰多病瘡者一夕頓愈建登第與傳詩有
巢由莫相笑心不為輕肥之句此見公之志也嘗訪三峯陳先生搏一
見公厚遇之顧謂弟子曰此人於名利澹然無情達必為公卿不達則
為帝王師其為高人推重如此早學擊劍遂精其術兩河間人無敵者
生子勇於為義遇人艱急苟情有可哀必極力以濟無所顧惜當官凡
所施設動有遠識始時人或不能測其後卒有大利民感無窮至奉
卷建於服玩之具則寡薄儉陋雖寒士不若也公退闢靜室焚香燕坐
聚書萬卷送送手自較正旁無聲色之好臨事明決出人意外凡斷罪

以辭者人皆集錄於今傳之。在餘杭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其壻主其貲而與壻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即以十之三與子，而以七與壻。子時長立，果以財為訟。壻持其遺書詣府請，知元約公閱之，以酒醑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時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其財三與壻，而子與其七。皆泣謝而去。服公明斷，前後治益愛利之政，不可悉紀。舉其大者，則公嘗以蜀地素狹，游手者衆，事寧之後，主齒日繁，稍遇水旱，則民必艱食。時米斗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使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糶之，奏為永制。建令七十餘年，雖時有灾饉，米甚貴而益民無餒色者，公之賜也。蜀風尚侈，好遊樂，公從其俗，凡一歲之內，游觀之所與夫飲饌之品皆著

為常法。浚人謹而遵之，則治。違之，則人情不安，輒以累罷去。嘗寫其自號垂崖子，復為贊曰：垂則違衆，崖不利物，垂崖之名，聊以表德。及公之亡也，蜀民間之，皆罷市號慟，得公遺像，置天慶觀之。仙遊閣建大齋會事之如生，至今不懈。昔召公分映而治，民愛而思之，嘗聽訟於棠下，戒勿剪伐。羊公在襄陽，立碑峴首，民戴遺德，過輒墮淚。凌歷千餘載，能繼其風，凜然如存者，獨公一人而已。公有清鑒，善臧否人物，凡所荐辟，皆方蕪恬退之士。嘗曰：彼好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益不貢士者，幾三十年。學校頽替，公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遠者，皆有學行，郇里不暇。遂為獎加禮，廟諱勉，就舉。後三人悉登科，歷美官。於是兩川學者知勸。文風日振，由公之誘掖也。文章雄健，有氣骨，稱其為人，嘗為聲賦。梁公

南唐書三

馬翰隱而嘆曰。二百年來不見此作矣。有文集十卷。公其年某月某日。於陳州之某地。夫人唐氏先公而亡。繼王氏。故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書門下平章事。顯之女。封太原郡夫人。天禧三年。終於陳之私第。子廷質。衛尉寺丞。公亡未踰月。哀毀而卒。一女。適故翰林學士王公禹。仲年奉禮。即嘉佑。孫幾人。某為某官。銘曰。大行峙朔。洪河瀉天。河山之間。實生大賢。賢不徒出。惟聖偶焉。發為事業。文武之全。兩治西蜀。荐綏南夏。易亂以寧。即荒而化。夫惟管蕭。尚足王霸。如公之材。不宰天下。而方錫民父母。遺國棟梁。有煒公績。日星之光。何假斯文。

始傳其坊
碑惠澤
馬氏

畧緩後符宜。可為今日龜鑑。葛端調

